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二

學海堂

經史問答

鄧全庶常

祖望著

易答董秉純問

問說易家有互體其來遠矣南軒教人且看王輔嗣胡安定王介甫三家以其不言互體也然則互體之說非與而朱子晚年頗有取焉何也

答向來謂大傳之雜物撰德同功異位卽指互體愚未敢信其必然蓋觀於多凶多功多譽多懼之語似於互體無涉然互體在春秋左氏傳已有之乃周太史之古法則自不可斥不必攀援大傳而後信也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緘也特是漢儒言互祇就一卦一爻取

象而未能探其所以然直至南宋深寧王禮部作鄭康成易注
序始發之深寧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
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
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
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
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其義最精而愚由深
寧之言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五陰
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夫婦近乎純乾剝復近乎純坤故
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為臨為遯則下互有震巽震巽之
合乾坤也為大壯為觀則上互有艮兌至坤乾合而為泰則下
互艮而上互震乾坤合而為否則下互兌而上互巽坎離於十

辟卦雖不豫而以既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爲用也其法象亦未嘗不天然也然則互體之說非徒以數推而以理備當聖人畫卦之初何嘗計及於此乃其既具而旁午曲申所以不流於鑿是故深寧八卦之旨卽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卽六律還宮之義也而聖人叅伍於此以之取象蓋十之五是以朱子晚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於說經有自來矣是固互體之原也

問然則諸家之異同若何

答古人互體之法但於六畫中求兩互是正例也漢人說易如剝蕉於是又有從互體以求重卦之法謂之連互蓋取兩互卦與兩正卦參錯連之下互連外體上互連內體各得一卦所謂

五畫之連互也下互連內體上互連外體又各得一卦所謂四畫之連互也虞仲翔解豫曰豫初至互體比故利建侯是五畫連互之說也又曰三至上體師故利行師是四畫連互之說也聞嘗以其說求之於象如訟初至五互換故初之不永二之歸遁三之無成四之卽命皆能聽命於元吉之主而渙其羣至終訟之上輦帶是侈三禡不改則以其在渙外也晉初至五互比故有康侯之接其象皆天然者且不特經文之象多所合也卽卜筮家占法亦用之宋人或筮取妻得小過不知其說質之沙隨則曰大吉蓋內卦兼互體爲漸漸女歸吉外卦兼互體則歸妹也是誠曲而中矣至宋所傳麻衣易則又有叅互之法謂除本卦之二體但以所互之上下二卦重而叅之又得六畫之卦

一是又一法也然此皆但於二互中離合以求之不參以他說其於古法不悖及漢上朱內翰則以二互爲未足始於互中求伏共得四卦不知正體或可言伏互體而更求其伏則支矣林黃中則謂一卦皆得八卦前四卦以兩正卦兼兩互體後四卦以兩反對卦兼兩互體夫於反對之中尙欲求互則屯卽蒙蒙卽屯矣是較之漢上爲更謬矣黃中又別有包體之說亦以互體分去取則尤屬舛戾不足詰者華亭田與齋則於每卦取變卦而又於變卦之中求互其說本之沈守約不知是在占法中或可用若以解經則不可也降而至於明之瞿塘來氏雜用諸家之例愈繁愈濶而互體之學互亂近則西河毛氏亦然使南軒見之必益動色相戒揜耳而走然遂以之廢古法則又非也

問 林氏之包體若何

答 林氏之書傳於今者祇集解不載包體之說惟楊止菴嘗述之其說以爲一卦具兩互取一互留一互取之者以致用雷之者以植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爲損益坤包乾則爲咸恒一卦包三十二卦八卦包二百五十六卦是於易之經傳取象全無豫者故朱子於其前說嘗辨之而包體之說不及焉蓋以爲其不足詰而置之也

問 先天互體之說先生獨不道及何也

答

宋人言互體於伏於反對於變皆非古法然猶未牽纏於陳邵之圖說其以先天圖說言互體者則吳草廬也草廬之圖有隔八縮四諸法隔八者先天圖之左起乾夾歷八卦而至睽歸

妹又歷八卦而至家人既濟又歷八卦而至頤復先天圖之右
起姤大過歷八卦而至未濟解又歷八卦而至漸蹇又歷八卦
而至剝坤左右各以二卦互一卦合六十四卦互之得十六卦
也縮四者合十六卦而互之祇得乾坤既未濟四卦也草廬爲
是圖不載之易纂言而載之外翼按外翼十八卷是圖卽十八
卷之一也顧同時胡雲峯言互竟與之合二人學術門戶不甚
同而言互則同草廬之外翼今已罕見獨楊止菴嘗述之故世
但知爲雲峯之說夫康節之言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
盪爲六十四是言正體也非言互體也雖就康節之說亦祇成
爲康節重卦之法而非易之法然在康節亦未嘗以之當互體
今如草廬之圖是先有互體後有正體其謬不攻而自見矣乃

李厚菴力宗之更參以漢人連互之法而又變之爲環互因舉雜卦大過一節爲例謂自初至四爲姤自上至三爲漸自五至二爲頤自四至初爲歸妹自三至上爲夬本卦之畫順行互卦之義逆轉斯雜卦大過一節之旨也旣未濟無可取則又從而別爲之詞吾聞六畫自下而上故其互亦自下而上卽支離其說而求之於伏於反對於變者亦未有不自下而上者也而謂可以祈而環之順行而逆轉之斯則未之前聞也是豈特於經無補且又從而障之矣故弗敢及也

問 又有大卦之說若何

答 是亦京房之說而朱子嘗用之者所謂中孚爲大離小過爲大坎是也六子同列何以獨舉坎離也曰四子之大卦臨大壯

遊觀皆在十辟所以然者十辟以震兌巽艮與乾坤合而成而
坎離居中以運之不豫焉十辟無坎離故坎離之大卦不在十
辟而別見於中孚小過舉坎離可以槩六子矣然聖人之取象
則有序大抵求之正體而不得則求之互體又不得則求之大
卦或反對卦或變卦故朱子於大壯取大卦之兌以解羊象而
先儒以爲大壯本互兌且其諸卦相接之兌不一故六爻有四
羊洪景廬曰自復進爲臨而下卦有兌三之觸藩所自也又進
而爲泰而上互爲兌四之決藩所自也又進爲本卦而上互爲
兌五之喪易所自也及五變爲夬而上卦又有兌止之不退不
遂所自也洪氏之說校之朱子更精然則大壯之羊無需於大
壯求之矣是以師之二至上爲大震然自初至四本互震則長

子弟子之象不必於大震取之晉之初至四爲大艮然自二至四本互艮則鼫鼠之象不必於大艮取之此固例也其必有兼取而後備者則如蠱是也蠱之六爻其五皆以父母爲象而求之無乾坤之體不知蠱之正體艮也巽也互體震也兌也五畫四畫之大卦坎也離也六子備矣而父母獨失位則兄弟交出而有事惟上九已際蠱之終故別爲象乃知聖人所以成卦之旨亦有取於是者是則大卦之說足以與互體參觀者也五畫之大卦闕有與五畫之連互同者四畫之大卦間亦有與四畫之連互同者則皆以互體爲主也以觀六子矣然聖人之例

問

近人惟南昌萬學士孺廬最善言互先生所深許也唯是先

天卦位學士亦頗用之如先生言則斷不可用者矣向嘗與學

士論及之否

答

學士於予深有忘年之交說易尤多合其論互能發前人所未及者至多獨有偶及先天卦位者是其不審曩在江都同邸舍嘗以告之學士生平固力言陳邵之學不可以解易一聞予言瞿然引過曰卽當芟之今學士已沒其說尙存或是其門人所錄前此未定之本非芟正之書也蓋乾一兌二之序出於陳邵諸子之言自宋以前未之聞也可據者莫如經以父母男女之序言始乾終兌以春夏秋冬之序言始震終艮若乾一兌二之序其於經何所見且三男皆少陽三女皆少陰而太陽何以有兌少陰何以有震少陽何以有巽太陰何以有艮此皆絕不可解者乃旣橫列以定其序又圖列以定其位而四正四維究

無豫於經則又不審學易諸公何以震而驚之以爲千古之絕學然其說之初起原不過自爲一家言而未嘗以之解經劉長民始謂八卦圖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其位皆九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也說者引以解康節三十六宮之詩未爲不可而牽說卦之文以就之則所謂天地定位者其於四九之數何取焉康節始以解數往知來之旨謂有己生之卦未生之卦而朱子實之曰自震至乾爲己生自巽至坤爲未生則又牽說卦以就圓圖之序而其實所謂數往知來者甚非經之本解也然於六十四卦之象則自來未有以此序言之者而學士於解二之三狐因初之三歲與四之三品則皆曰三者互離之數

震二之七日則曰七者互艮之數豐初之句則曰十日爲句是
合離三與五兌二之數是殆未及致思而筆之者互體者周太
史之說也乾一兌二者宋陳邵諸儒之說也此其爲說必不可
合要之陳邵圖學自爲一家其於聖經之說皆無豫牽而合之
是又甘草廬矣

問 宋儒爲九卦說者十餘家大率以反身脩德之義言之若陳
希夷龍圖中亦及九卦則於繫辭三陳之意無豫於是胡仲虎
輩遂別立一說謂上下經適相對咸恆與乾對損益與履對困
井與謙對巽兌與復對皆以下經之兩當上經之一凡十二卦
而二篇卦數上下適均十二卦而僅舉其九者乾咸其始也兌
其終也始終則皆畧之上卦自乾至履得卦者九下經自恆至

損益得卦亦九上經自履至謙得卦者五下經自益至困井得卦亦五上經自謙至復得卦者九下經自井至巽得卦亦九此三陳之序也循環數之上經自復至下經恆得卦者九下經自巽至上經乾得卦亦九近多有是之者然否

答

序卦之旨宜專從正對反對爲當蓋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爲正對而反對者五十六則上下二篇得卦各十有八無參差也倘謂乾爲上經之始咸爲下經之始而皆去之矣則復爲上經之終兌爲下經之終何以祇去兌而不去復也蓋去復則不可以言九卦而自謙至恆得卦十八不可通也且自巽至乾得卦九是又數乾矣則自復數之亦仍宜至咸而無如其得卦祇八因越咸而數恆則何以上經又數乾蓋使自巽至履得

卦十七不可通也然則所謂序卦之旨據胡氏之說牽強增減非自然之法象矣且序卦則皆宜有一定之例九卦之中或得卦九或得卦五亦無說以處此卽如戴師愈麻衣易謂序卦當以小畜居履之後今以錯簡亂之大傳三陳九卦之序履得九謙得十五復得廿四皆與龍圖數合非偶然也是皆舉聖經以就已說而不知其爲儒林之禍其於真正微言豪髮無補蓋皆自僞龍圖序啟之

問三十六宮之說自朱子外有謂太陰太陽之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少陰少陽之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是以配位得四九合爲三十六宮其說本於劉長民稍出康節之前有謂震坎艮皆五畫通十五畫合乾爲十八畫巽離兌

皆四畫通十二畫合坤爲十八畫是以分畫得四九合爲三十
六宮其說出於六經與論託之鄭漁仲者也方虛谷則謂一陽
起子正當天根由是左行得一百八十日一陰起午正當月窟
由是右行得一百八十日十干一宮是謂三十六宮是以先天
卦氣言之鮑魯齋則謂自復至乾爲陽辟凡陽爻二十一陰爻
十五自姤至坤爲陰辟凡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奇偶相配合
爲三十六宮是以十二辟卦言之若以朱子之說校之孰優

答

尙不止此四家而愚近以健忘不能舉矣猶記先司空曰乾

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
期之日少陽進而未極乎盈少陰退而未極乎虛數亦如之自
天一至地十爲一宮是用九用六三十六宮用七用八三十六

宮先宗伯曰震坎艮爲三男三男之畫十八巽離兌爲三女三女之畫十八合六子之重卦數之亦得三十六宮凡此數說於義皆合然不過就卦畫卦位卦策言之亦不能出朱子之右唯所聞於梨洲黃子者曰康節所謂天根者性也月窟者命也性命雙脩老子之學康節自泝其希夷之傳而其理於易無豫則亦自述其道家之學而其數於易無豫也說者求之易而欲得其三十六宮者可以不必也其說最精而康節之所謂三十六宮者尙未知何所指則黃子亦未之發也愚偶與當塗徐檢討鬪尊語及之則欣然曰是也君不讀擊壤集詩乎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祇能移一宮是非三十六宮之明文乎天根月窟老氏之微言也三十六宮圖

經之洞天福地也其必以復姤之說文之者猶之參同必以乾坤坎離分氣值日而究之參同之用易非聖人作易之旨也是足以爲黃子易學象數論之箋疏矣檢討所著管城碩記最精博有考據

問 厚齋先生謂蔡澤引易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反者也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何其許澤之深也

答

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雎之急挑而奪之是其進

其得不以正也居位一無建白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退而不陷於喪亡耳細觀澤之底裏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其所爲於蘇張則已黠其所得於黃老則尙粗吳禮部校

國策其言畧與予合

問

厚齋於井之九三荆公解曰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之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以爲語意精妙諸儒所不及而義門以爲此特輔嗣清言之儔何如

答

厚齋之許固過義門以爲清言亦非此數語乃荆公一生作用一生心法所謂以不求求之者卽其累召不出之祕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卽惠卿不加賦而用自足之祕術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爲天變不足畏之邪說矣斯荆公經義之最乖舛者也

問 厚齋謂陸希聲作易傳而不知比之匪人之訓與易相違考之唐書本傳但言希聲居位無所重輕不見他事故閻潛邱疑厚齋蓋誤以希聲爲文通是否

答

希聲如何溷於文通此事見於楊文公談苑而葉石林避暑錄述之厚齋之所本也其言曰方希聲閑居時供奉僧訥光以善書得幸嘗從希聲授筆法因祈使援已寄以詩曰筆底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當時併避人訥光卽以名達貴幸因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故首領倒於朱朴待希聲亦然按之乃所謂比之匪人也潛邱多學顧未攷及此此事亦可補唐史之遺

問

喻湍石曰泰之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厚

齋取之而吾丈非之何也

答

此言似新而實戾經旨小人道消是化小人而爲君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爲小人也可以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爲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爲小人不如舊說之爲安

問

謝觀察說中孚其於虞吉有他不燕甚奇

答

觀察予好友其箋經多特見然亦有好奇之病不可不審也如此條因中孚之有豚魚鶴翰音而擣扯其類因及於燕又及於虞強以爲飛走之屬誕矣

問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說程子之說了然而朱子不從何也

答

陰陽趨舍凡陰未有不以從陽爲慶故程子之說不可易也朱子殆欲以上文後得之得貫下得朋之得故謂當返之西南

而不知得喪之際蓋有以喪爲得者當從程子爲是

問

春秋外傳筮法貞屯悔豫皆八之說大不可曉沙隨尙不了

了近世如安谿所云先生尤以爲妄究竟何以解之

答

貞悔之例有變爻則以本卦之卦分之無變爻則以內卦外卦分之原不可易獨此所云貞悔則別有說韋注曰內卦爲貞外卦爲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其兩陰爻皆不動然則是兩筮所得也蓋初筮得屯原筮得豫其二體各有震而一在內一在外皆得八焉故其曰貞屯曰悔豫謂合兩筮而其一震故分貞悔以別之後人不知竟以本卦之卦之貞悔當之宜其舛戾而難合已夫兩筮皆八一奇也兩八皆在震體又一奇也兩震皆得建侯之象又一奇也

屯之八爲晉豫之八爲泰皆爲吉兆要之二象已足不必更求之卦而了然者寧待司空季子始知之而當時筮史以爲不吉眞妄人耳況夫事始之爲貞事終之爲悔貞屯之震文公得國之占也高粱之刺公宮之焚蓋猶有不寧焉悔豫之震文公定霸之占也陽樊城濮之勛以順動矣其兆顯然更無事旁推而正非盡筮家貞悔之例也及讀朱子答沙隨書亦謂似是連得兩卦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曰皆八然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似亦未安朱子之謂連得兩卦是也其疑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則疑之泥者蓋兩卦之震二陰不動則以兩陰爲主故曰皆八惜乎朱子之未見及此也倘如沙隨之說爲屯之豫是三爻變也其不變之三爻在屯亦八在豫亦八固

已夫三爻變以變爲主安得尙以八稱之是在古筮家無此文也安溪別爲之說其所謂卦以八成者於用八之旨尤謬由今觀之則韋注內外貞悔之說本自了然而世勿深考遂滋惑耳問泰之八一條此最難曉如先儒以爲六爻不變者是因董因占語祇稱本卦彖詞故也其說似矣然果爾則何以云之八也如春秋內傳僖十五年秦伯伐晉遇蠱成十六年晉厲公擊楚遇復昭七年孔成子立君遇屯屯家語孔子自筮遇賁乾鑿度孔子自筮遇旅是皆六爻不變者而均不云之八則舊說託於夏商之易者其誤已見若以爲三爻皆變是泰之坤此因誤解貞屯悔豫爲屯之豫而援其例總於八不可通夫筮法以兩爻或一爻不變始占七八則泰之八其所遇者有六四不變爲觀五

不變爲晉上不變爲萃四五不變爲剝五上不變爲豫四上不變爲比今但云泰之八而繇詞又無所引及宜乎後世之茫然矣

答

愚因此六卦推之以爲當日所遇者泰之剝也蓋使其爲觀

爲晉爲萃爲豫爲比則不曰建侯行師卽曰錫馬晝接不曰假廟卽曰盟薦是皆晉公子所幾幸而不敢必之辭其爲大吉更何疑不應董因總無一語及之而反有取於本卦之彖惟爲剝則嫌其不吉故竟不復引而別爲之詞然其實由泰而剝凡事不吉而爭國則吉蓋兩爻皆不變或以爲占下爻或以爲占上交亦頗不同如是卦以爭國則當占五今泰五則帝乙歸妹剝五則貫魚以宮人寵其爲得國必矣董因之見不及此而但取

大往小來之說則其於泰之八何有矣近世經師亦多知舊解之非故蕭山毛檢討以爲泰之豫桂林謝御史以爲泰之晉則何竟不及兩象也愚故以爲所遇者剝雖亦出懸揣之辭而於理近之穆姜之筮也得艮之八史以爲艮之隨說者以爲史有所諱故妄引隨以爲言夫使不以隨實之則艮四陰之不動者孰能知其爲何爻是復董因之例也

問 易象用之占筮列國皆當有之何以韓宣子獨見之魯且易象何以爲周禮不應當時列國皆無易象

答

按此陳潛室嘗及之潛室謂易卜筮所嘗用然掌在太易屬之太史列國蓋無此書故左傳所載卜筮繇辭其見於列國者各不與周易同而別爲一種古書獨周史及魯所筮則皆周易

正文以此見周易惟周與魯有之故韓宣子謂周禮在魯潛室之言大畧得之然所考尙有未盡者前漢書藝文志有大次雜易八十卷卽所謂自成一種占書者也殆如今易林之流杜預明言當時有雜占筮辭但春秋時之列國非其初竟無周易筮法也文獻不足而失之故左傳載筮辭其用周易者則必曰以周易筮不使與他筮混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敬仲遇觀之否昭公五年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哀公九年陽虎爲趙鞅以周易筮救鄭遇泰之需若襄公九年穆姜居西宮筮得艮之隨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叛筮得坤之比則雖不言以周易筮而其占皆引周易之文是潛室所謂周易筮法祇用於周魯可証者也乃昭公七

年孔成子立衛靈再筮皆以周易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筮納
王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筮納室雖不以周易筮而皆引周易之
文則不得謂列國皆不用也特用之者少耳閔公元年畢萬筮
仕於晉遇屯之比僖公十五年秦穆公筮伐晉遇蠱晉伯姬之
筮適秦遇歸妹之睽成公十二年晉厲公筮伐楚遇復皆用雜
占是潛室謂列國筮法別爲一種占書可証者也乃閔公二年
成季之生筮大有之乾亦引雜占則魯亦未嘗不兼用他書也
特用周易者多耳蓋當周之初典禮流行易象一經必無不頒
之列國者至是而或殘失不能不參以雜占惟魯以周公之舊
太史之藏如故此宣子所以美之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二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三

學海堂

經史問答

鄞全庶常 祖望 著

尚書答董秉純問

問

四岳據孔安國傳卽是羲和然據韋昭注國語則四岳是共工之從孫炎帝之後杜預注左傳亦曰太岳神農之後四岳故厚齋以爲非羲和而國語謂羲和是重黎之後不知是否

答

羲和爲重黎之後以呂刑証之似可信而左傳重爲少昊四子之一黎爲顓頊所出則皆非太岳之宗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一也以二十二人之數合之則十二牧加以九官而太岳特以一人總四方之任適得二十二人又不應如羲和之分而爲四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二也且四岳又名太岳則豈有四人而一

名者是孔注未可從者三也但考夏書仲康之允征則似是時并爲一官不知是重之後失其職而黎兼掌之抑是黎并于重世遠難考司馬遷所以溷稱出于重黎而不能辨也謂四岳卽羲和亦不始于孔氏伏生大傳中已言之

問

衆波旣潞鄭賈以波爲播古文作幡或引爾雅水自洛出曰波或引職方豫州之浸波滎則不必改字矣然畢竟職方爾雅將安所從

答

職方之波是也波水出霍陽入汝水詳見水經禹貢無治汝之文而孟子有之若明乎波爲霍陽之水是卽禹之治汝也漢人所謂治一經必合五經而訓詁之者此也

問

淮南子言共工嘗治洪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典滔天二字

蓋指治水而言適與驩兜方鳩僇功之語相合

答是在故人龔明永嘗言之詎非也淮南等所紀事多與遺經

不合大半難信竹書尤不足據亭林先生喜引竹書最是其失
但淮南所云共工治水則原有之而以之箋滔天二字則又不
可何以知共工嘗治水也國語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
堙庠以害天下崇伯稱遂共工之過則是方鳩僇功原指治水
淮南之言非無據賈逵韋昭以共工爲炎帝時之共工是甚不
然蓋本文明言鯀襲共工之障水以致殛則是先後任事者而
下又言四岳卽共工從孫能佐禹以幹蠱是共工卽四凶之一
無疑蓋共工治水不効鯀繼之又無効也但帝所云象恭滔天
則似不以治水言蓋以史記考之則作似恭漫天古文每多通

用愒與滔通慢與漫通六書之例然也故孔明曰愒漫則不能
研精而孔傳以爲傲狠孔疏以爲侮上慢下然則滔天者慢天
也貌恭而心險正與僞言僞行交肆其惡故大禹以巧言令色
當之而史記亦言其淫僻不可以下文洪水滔天二字并指爲
共工治水之罪狀也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滅夏曹大家注
滔漫也夫新莽亦豈有治水之事以是知古人之訓故別有屬
也是在明人文氏琅琊漫抄中嘗及之而明水之說亦未當

問 納于大麓孔叢子謂如錄尚書之錄似未可信

答

三代安得有錄尚書省之官是乃東漢人語孔叢子所以爲後
人所疑指其依託者此也且卽如所云便是百揆之任何以復
出而旣是東漢以後之錄相則於風雷何豫徐仲山曰大麓乃

司空之掌當時方治水故舜或親視之其說近是

問 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厚齋困學紀聞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似可信外傳似不可信

答 善哉去取之審也據韓嬰謂商容欲馮于馬徒以代紂而不能自以爲愚不爭而隱自以爲無勇故武王欲以爲三公而辭之夫商容任于殷朝而欲伐紂是何舉動豈止于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所爲說故早已見於燕惠王貽樂間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仕于周自是伯夷一流韓嬰之言適以污之厚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紀正是有斟酌也

問 韋昭酈道元以五觀卽太康之五子後人又以斟灌卽五觀

若云太康之五子則賢弟也考五觀則畔臣故漢人名其地曰
畔觀何不類也若云卽斟灌則又相之忠臣也何所適從

答

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與觀並稱
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亦復何說惟是以五
觀遂指爲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爲觀則古人亦已疑
之厚齋王氏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也豈若世所
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尙書詰之而卽韋廓之說其自相悖者未
盡扶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旣爲侯國則五觀者五國
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應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况
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柄柄也是按之地與事
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陵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

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尚無此語外傳始以爲夏啟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曰畔則必其從羿而後可矣蓋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況以爲太康之同母乎是足以輔厚齋之說者也

至若以斟灌卽畔觀則以皇甫士安曰夏相徙帝邱依同姓之諸侯斟灌斟尋夫斟灌在帝邱則是卽東郡之畔觀觀與灌音相同故可牽合而臣瓚又疏晰之曰斟尋在河南太康居斟尋卽尚書所云徯于洛汭也相居斟灌卽東郡之灌也引汲冢古文以証之但考應劭又云斟尋在平壽京相璠曰斟灌卽在斟尋西北相去九十里杜預亦云二斟俱在北海夫臣瓚謂斟尋在洛汭按洛汭有名曰鄩中卽周大夫鄩氏所居適與洛汭合

而其去東郡之觀亦近固似可據然觀乃姚姓之國則非夏宗室之斟灌矣而靡奔有鬲收合二斟之餘燼鬲在平原正與北海近則二斟自在平壽非河南與東郡也吳斗南調停之以爲二斟初在河南爲羿所逼棄國而奔平壽是乃騎郵之詞不足信也蓋五子自是五子二斟自是二斟無從牽合而畔觀則異姓三分而勿施糾纏焉則惑解矣

曰然則相之居帝邱將誰依也曰是殆畔觀既平之後而相遷焉而二斟以東國之賦爲之捍衛如晉文侯之輔周未嘗不可若必以爲依畔觀則觀既畔矣而爲啓之姦子乃不數十年而又率德改行爲相之忠臣何前後之不符也是皆展轉附會而不能合者也

問允征之篇坡公以爲義和忠于夏貳于羿者故非仲康之討之也陳直卿最稱之其信然乎

答未必然也夏本紀最殘失但以尙書及左傳考之太康失夏都居洛汭是時羿但據夏都尙未侵及三川也故五子須於洛汭仲康當卽五子之一太康崩仲康立是時之夏蓋如東遷之周僅保洛汭未必得還安邑先儒以爲仲康爲羿所立亦未必然仲康雖不能除羿然猶能自立故命允侯掌六師征義和以稍剪其黨羽則固勝于周之平桓諸王矣仲康崩帝相更孱羿始吞并及三川而相因遷於帝邱則羿篡夏之局遂成矣讀五子之歌而知仲康之能自立也其卒未能除羿者天未厭亂惡貫或有待也坡公之論雖奇須知夏史豈有尙錄羿書者乎

問 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而先生以爲八人未知所出
答 左傳凡蔣邢茅胙祭支子凡六則合禽父而七固自有據不
知尚有世襲周公之爵者厲王時周定公以共和有大功而左
傳亦累有周公爲太宰非八人乎蓋禽父以元子受魯公而次
子世爲周公其餘如凡如祭如胙如茅皆封畿內邢蔣則封于
外按水經注則凡亦外諸侯也

問 厚齋先生引坊記注君陳乃禽父之弟也而惜其他無所考
潛邱又引詩譜以爲次子世守采地者如先生言得非卽周公
乎

答 亦未可遽定也坡公以爲君陳蓋如君奭君牙之儔難確証
其爲周公之子然要之叔旦之後非七人則已明矣

問 水心先生謂惟辟作福三句箕子之言亦可疑意者殷之
造紂雖諸事自專而臣下必有竊其威福者故作此語不然箕
子不應爲此言也愚意箕子之說所以戒枋臣水心之說所以
戒昏主足以相輔而不相悖是否

答 賢者之說甚善然三代而後人君日驕則水心詰箕子是乃
極有關係之言畢竟二典說得圓融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人君奉天而已刑賞原非已所得主然則惟
辟而曰作福便不本天命曰作威便不本天討何嘗不囚于而
身害于而國也箕子于此一層未拈出也且惟辟而曰作福卽
有竊惟辟之福以作福者曰作威卽有竊惟辟之威以作威者
而且其始也竊而行之其究也肆無忌憚而作之皆由于惟辟

之不知奉天而以威福爲己作也然箕子于上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所謂王道王路卽是天命天討其義亦自互相備豈知後世人君專奉此三語爲聖書而帝王兢業之心絕矣惟辟玉食句尤有疵先儒謂荆公豐亨豫大之說誤本於周禮惟王不會一語不知洪範此語亦自與此互有瓜葛也

問 呂覽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成王卜成周其命龜曰使予有罪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子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能持滿劉敬傳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易

王無德易亡或以爲武王或成王顧不見於營洛之篇何也

答

是乃後世附會之言周公營東都不過以爲朝會之地未嘗令後王遷居之也果爾則王公設險守國之言不應見之易矣蓋設險守國前王所以爲子孫計也在德不在險後王所以自省也其言各有當聖王固無私其後世長有天下之心然亦豈有聽其易亡之理若五行之山乃太行也其地雖險而過於阨塞自不可以爲都會非謂其難亡也三代以至今太行之國孰不亡而謂伐之難者

問

召公年一百八十見於論衡信否

答

此是傳聞之語召公或謂是文王之庶子或謂但是同姓俱不可考然要之其年則當與武周相肩隨當成王之初召公亦

不下九十歷成至康不過四十餘年而康王卽位之後召公不見則已薨矣周初諸老固多大年然周公九十九歲太公百二十餘歲畢公亦壽考要之無及昭王之世者若百八十則及見膠舟之變矣非召公之幸也

問 左傳引洪範爲商書何也

答 是蓋殷之遺民所稱而後人因之者蓋曰惟十有三祀則雖以爲商書可也微子微仲終其二世不稱宋公亦猶洪範之稱商書也商之異姓臣子如膠鬲如商容亦皆冥鴻蜚遞不獨西山之老可謂盛矣

問 史記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獨太公強之按尙書孔疏亦引六韜龜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筮不踰人矣厚

齋謂六韜非太公所作不足信按尙書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

妄明也

答

引秦誓以詰六韜甚佳左傳昭七年衛史朝已及之矣然愚更有說于此武王救民水火之中所信者天并不必卜不必夢也託夢卜以堅衆心則所自信者反薄矣故呂覽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而顧亭林疑秦誓之爲僞者此也

湯之放桀而有慙德自是高于武王梨洲黃氏曰有湯之慙然後君臣之分著而人知故國之不可以遽剪有虺之誥然後揖遜征誅之道一而人知獨夫之不可以橫行其言最精武王遜湯正在此周公之作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則亦似爲武王補此一節口過斯周公之功所以大

問 漢魏十四家六宗之說錯出不一若何折衷

答 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則禮六宗當爲天神而後望山川以及地亦然後遍于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雜複則凌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而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爲六或反多于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者之說則其譌誤不必詳詰而已見是以伏生之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于類帝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爲在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邵以爲六合之間劉邵以爲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宗孟康以爲天地間遊神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强宗之揚雄所謂神遊六宗者也孔安國引祭法以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暑卽時也幽雩乃有事

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爲本之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爲水火雷風山澤是乾坤之六子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天宗以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地宗以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同此失也康成以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祇二宗虞喜以地有五總五爲一以成六劉昭取之則六宗祇一宗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之屬爲天宗社稷五祀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宗是并羣神皆豫矣而覈之則六宗祇三宗若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張廸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是時曾備七廟之制與否其六代果爲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人鬼列于山川之上若宗

儒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無論經文之上
下皆凌犯而亦輕重不以其倫明陶安以爲類上帝乃祭天禮
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
智以爲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爲句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
曰脩曰熙爲元冥曰勾龍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
豈容別列爲宗近如惠學士士奇以古尙書伊訓及周禮之方
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青後黑左赤右白實備六合之氣
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尙未必有方明之祀統編修世
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歐之說者然天地已見于類
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沈徵君彤以爲六府亦非天神
之屬皆不免於上下文有牴牾故愚嘗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

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是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附之而無以見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卽左傳之六物也六物者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日日日月日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天神之屬無有過於此六者有時舉四時而析之與歲日月星辰並列則謂之九紀逸周書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二宿三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八冬九歲又曰九星周書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王深寧曰九星卽九紀也有時舉歲日月星辰而不及時則謂之五位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蓋舉五位而知其時之爲冬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歲時則曰四類深寧解周禮之四

類以此四者當之蓋舉四者而歲時從可知也有時舉日月星而不及三者則曰三光又曰三辰蓋以日月該歲時以星該辰也是皆隨意錯舉者若祭則必定爲六故曰六宗尙書之禋禴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之說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祭以月日月不宜尙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日月配天不宜列六宗嶽瀆配地何以列望祀也是又不足誚也

問

今文尙書傳以七政爲七始古文尙書傳以七政爲七緯歷代言尙書者多主七緯而葉夢得尤詆伏生之言近世李穆堂詹事攻古文之僞乃力主七始之說然不知古文孔傳無舜典今文孔傳舜典一篇乃王肅本而康成解書已主七緯鄭王皆

伏氏之學則于孔傳無豫也是否

答

七律出于國語以配七始又謂之七元見劉昭注漢志其說最古隋志亦曰七衡但春夏秋冬不應與天地人並列爲七蓋四時皆天運而人事成之言天地人則四者在其中矣況璣衡亦祇可用于天耳其于地則土圭水臬別有其器而于人則竟無所用之不若七緯之于璣衡爲切也卽七律亦不應配七始也記不云乎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二變者五音之餘耳今以天地人配宮商角而徵羽合二變以隸四時則參錯不齊非自然之法象矣是雖出于周秦諸儒之說而實則不足爲據者也若謂五星之名始見于甘石唐虞時所未有則不足以難鄭氏五星之以五行爲名始于甘石要之熒惑歲填

太白諸象昭回于天者非甘石始有也經文未嘗有五星之目而撫于五辰則卽尙書語也以日月五辰言七政何不可之與有故愚以爲七政當以鄭氏之說爲長若漢以後人言七律亦有不用七始而配七緯者五代會要王仁裕曰黃鍾爲土太簇爲金姑洗爲木林鍾爲火南呂爲水應鍾爲月蕤賓爲日謂之七宗則并七律而亦以七緯配矣然五正音反配五辰而二變反配二曜則豈有二曜而反爲五辰之餘者斯其說亦未合要之七政之爲七緯非七始確然無疑而七律則在國語祇以自子至午之七同當之不必以七始相牽合也若史記以北斗七星爲七政馬融用之然其說亦謂北斗七星第一主日法天二主月法地三命火主熒惑四斂土主填五伐水主辰六危木主

歲七罰金主大白則亦本七緯而言並非以璣衡二星爲附會
是又可以見七始之說自伏生以後未有用之者也若漢志引
益稷篇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而以末三字作七始則更失之
蓋使專以七始言七政則是六律五聲八音之所從生不應反
序其下若以七始卽七律則二變聲作于牧野而歌南薰之時
無有也

問 古之言三江者極多以沈存中之該博亦云莫知孰爲三江
者故前輩以爲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漢所行大河以
求九河必不可得此最合聖人闕如之旨然羣說之紛綸要不
可不考也

答 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

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况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指永陽江荆谿諸水爲中江指大江爲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荆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

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旣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旣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

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酈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爲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澥夫合爲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人物則蔡九峯之所難不可謂其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至尋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目

今載在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暮四朝三不甚遠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江大江所出嶺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木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

梁而荆而紀之揚況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
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
是固不足信之尤者也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
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
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蠅湖名曰上江亦
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杲
之吳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
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
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峯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云三
江口而不以爲三江況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葦故孔仲達
卽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吳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

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
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謂松江到彭蠡分
爲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卽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訛
繆之甚者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旣入大江卽從毗
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
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予嘗泛舟至吳松絕
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蠟江笠澤江意者卽古
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蠟江卽東江笠澤江卽松江東發旣失
記張氏原注而又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太湖
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爲松江東南爲婁
江北爲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

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單以岐之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爲之辭而不得者也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始寧又東逕曹江然後返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江並大江以東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爲韋曜之言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

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卽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傳旁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明矣況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足該之蓋旣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

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
大海自西滙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
頭而北黃魚梁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
口三江旣入禹迹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
不應旣以表荆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尙兼漢水言之
至揚始有專尊况自南康至海門直下千五百里不得專屬之
荆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
倘謂著之一方卽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
有疑禹合諸侯于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
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衆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
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於導水者或以

施功之少故畧之耳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卽景
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
會爲滙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
之錢唐江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
楚開以運糧者況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若胡朏
明旣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
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太湖
入海者爲中江合岷山爲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
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卽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
水其北入江者旣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
江也朏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矣景

純之說黃文叔頗不以爲然其後季氏固始引之東滙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

問 昔陸文安公在荆門以皇極講義代醮事發明自求多福之理軍民感動朱子摘其講義中大中之說力詆之以爲荆門之教是乃歛六極也愚以爲陸子於從宜從俗之中而寓修道修教之旨不必以訓詁之屑屑從而長短其間且朱子謂近人言大中者多爲含宏寬大之言其弊將爲漢元唐代此其說謂有爲言之則可若因後世之弊而遂謂大中之不可以解經無乃過乎

答 是固然矣然後儒之排朱子者必欲以皇極爲大中以爲漢唐以來舊解盡同者則愚又未敢以爲信也據謂皇之爲大六

經皆然未有訓君字者惟大雅皇王烝哉顧命皇后憑玉几呂
刑皇帝清問下民皆與君字相近而實皆訓大卽王字亦訓大
如王父稱大父也愚不敢遠引卽以漢儒尚書之學証之洪範
五行傳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繼之曰皇君也極中也康成據大
傳皇作王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
天也極中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傳又曰
時則有射妖康成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
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
矣傳又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康成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代
君行不由常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耆其毒以賢
代之漢書有曰皇極王氣之極然則漢人之以皇訓君伏生言

之大夏侯劉向言之鄭氏亦言之其以爲大者祇孔氏耳孔氏之說不先於伏氏是固不必以六經之皇無訓君者而遂強洪範而就之也若夫六書之旨則爾雅釋詁曰皇君也是亦小學之書之最古者也或謂皇極一疇所以稱人主者並曰汝而獨皇建其有極惟皇作極皇則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四語稱君以爲不類則古人文例恐又不當以此論之也朱子謂如孔注則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皆不成語或以爲是乃古人詰屈之辭夫辭之詰屈無傷然惟大作中則大與中有兩層其言支離而難通矣是故極之訓中可也而皇則必以君解之且愚嘗讀後漢書而更有悟焉馬融對策引書說曰大中之道在天爲北辰在地爲大君蔡邕對詔問曰皇之不極惟建大中之道則其

救也然則卽如孔傳亦豈能離君而言之哉愚生平於解經未嘗敢專主一家之說以啓口舌之爭但求其是而已故謂陸子以大中言皇極而遂有妨於治道此說之必不可通者若皇極之解則固當宗朱子鄭筠谷宮贊嘗不滿朱子皇極之說謂予曰是殆爲建中靖國言之也予疑汴京之事已遠朱子所指未必在此偶讀周正字南仲對策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者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明辨講習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已于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旣立爭爲畏避遷就迎合

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而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關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大禍始于道學終于皇極矣乃

知朱子所指直是當時鄭丙一流議論然以此譏陸子得非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耶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三終

皇清新角卷三身三

皇清新角卷三身三

皇清新角卷三身三

皇清新角卷三身三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四

學海堂

經史問答

鄧全庶常祖望著

詩答張炳問

問

正樂正詩或分爲二或合爲一先生謂正詩乃正樂中事蓋

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懸不應用於諸侯曲懸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翁純繳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洽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頌之失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所此最爲詳盡曲當唯是雅頌之所先生歷舉左傳大戴投壺
并石林葉氏竹村馬氏以及毛傳異同幸科分而條晰之

答

今人所共知者如左傳甯武子之湛露彤弓其一條也叔孫
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投壺
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蘋采芣伐檀白
駒騶虞也又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按
投壺之文最古故列於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
以爲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
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貍首據康成以爲曾孫
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
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就中分別言

之南之濶於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濶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濶於變雅猶之可也遂濶入於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攷之漢晉之世尙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曾正之而世莫知改可嘆也若石林葉氏之言尤前人所未發者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於劉炫以正杜預之謬而以

解雅之失所最精袁清容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
於何草不黃矣鹿鳴至於菁莪皆美詩何言乎周德之衰乎大
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於召旻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
可以合樂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按清容似未
見石林之說而適與之合然諸書所言皆是雅之失所若頌之
失所則石林亦頗鶻突愚以毛傳攷之絲衣繹賓尸也而高子
以爲祭靈星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之三
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
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而尤善者竹
村馬氏之言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
夏頌也而何以溷入於雅天子取以享元侯乎是必舊時沿習

如此故穆叔雖知禮不知其非穆叔尙然况其餘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夾漈曰南溷於雅猶之可也頌溷於雅不可也

問然則商齊之詩何詩也

答

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南風雅之祖也五子之歌變

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卽放齋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萬天之八閔康衢之民謠古詩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止而無變齊聲則有正變二者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六府皆禹樂章而九辯見於山經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子之歌以下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韶皆變

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

問然則程文簡公泰之謂詩除雅頌南豳之外皆不入樂顧享林力宗之而先生不以爲然何也

答

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是乃泰之謬語也特宗廟朝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焉不謂之樂而何古者四夷之樂尙陳於天子之廷況列國之風乎亭林於是乎失言況變風亦槩而言之衛風之淇澳鄭風之緇衣齊風之鷄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清容曰亦有非祭祀告神之詩而謂之頌者敬之小毖振鷺閔予小子諸篇是也按此非頌而附於頌者以其不類雅之音節也試取諸詩讀

之可見

問 野處洪文敏公曰衛宣公父子事毛詩左氏皆有之但宣公以隱公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九年姑以嗣位之始卽行烝亂而急子卽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旣娶而要之生壽及朔一能救兄一能奪嫡皆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是十九年中如何消破野處之言如此何以解之

答 是在春秋孔疏中已及之蓋宣公乃莊公之庶子而夷姜則莊公之諸姬也莊公卒長子桓公在位十六年方有州吁之難而宣公立則烝亂之行當在前十六年之中有子可以及冠魚網離鴻卽宣公嗣位初年事也其年足以相副矣雖然愚尙有

以補孔疏之遺者桓公在位則先君之嬪御自尙在宮中宣公方爲公子而謂出入宮中烝及夷姜公然生子則宮政不應如此之淫蕩也桓公當早被鶉奔之刺矣故此事畢竟可疑史記以夷姜爲宣公之夫人而毛西河力主之亦因此疑竇而求解之然凡史記與左氏異者大抵左氏是而史記非且此等大事左氏不應無據而妄爲此言惜乎孔疏未及也是亦但可闕之以爲疑案者也

問唐風楊水諸詩序與史記合華谷嚴氏以爲不然考之左氏則似華谷之言爲是朱子仍依序說蓋華谷後朱子而生未得見其詩緝也先生以爲然否

答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祖孫三世竭七十年之力而得晉皆由

晉之遺臣故老不肯易心故耳是真陶唐之遺民而文侯乃心
王室之餘澤也詩序史記之言俱謬今以其曲折次之平王三
十二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桓叔將入晉人攻之桓叔
敗歸晉人誅潘父立孝侯由是終桓叔之世不得逞此一舉也
四十七年莊伯弑孝侯晉人不受命逐之而立鄂侯是再舉也
桓王元年莊伯伐晉而鄂侯敗之乘勝追之焚其禾此事不見
於左傳而史記有之曲沃懼而請成是三舉也二年莊伯合鄭
邢之師請王旅以臨晉鄂侯奔隨而晉人立哀侯以拒之是四
舉也三年晉之九宗五正復逆鄂侯入晉使與哀侯分國而治
其不忘故君如此十二年陘庭召釁哀侯被俘晉人立小子侯
以拒之是五舉也十六年曲沃又誘小子侯殺之而周救之晉

人以王命立哀侯之弟是六舉也於是又拒守二十七年力竭而亡而猶需賂取王命以脅之始得從然則以爲將叛而歸者豈其然乎當是時曲沃豈無禮至之徒而要之九宗五正不可以潘父及陘庭之叛者槩而誣之是則華谷之言確然不易者也故近日平湖陸氏曰素衣朱襪從子于沃蓋發潘父輩之陰謀以告其君使得爲防也彼其之子則外之也

問 朱竹垞曰劉向所述皆魯詩未知果否其亦有所據否

答 劉向是楚元王交之後元王曾與申公同受業於浮邱伯之

門故以向守家學必是魯詩然愚以爲未可信劉氏父子皆治春秋而歆已難向之說矣安在向必守交之說也向之學極博其說詩考之儒林傳不言所師在三家中未敢定其爲何詩也

竹垞之說本之深寧然以黍離爲衛急壽二子所作見於新序而先儒以爲是齊詩則不墨守申公之說矣

問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朱子曰近辭也其義頗不可曉李厚菴曰往保南土王舅是近亦是強爲之詞嚴華谷訓作已皆難通幸明示之

答 華谷之釋卽朱子之釋也蓋毛傳本訓作已康成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孔疏嘆而送之往去已此王舅也近已其聲相近陸氏釋文近讀作記是華谷與朱子本同也按詩彼其之子之其一作記亦有用本字者園有桃詩也有轉作忌字者大叔于田詩也有轉作近字者是詩是也往近猶云往矣也朱子用其解而遺其音以致後人不曉而厚菴則不知而漫釋之

問 蒹葭之詩序曰刺襄公也朱子曰不知其何所指厚齋則曰感霜露也近日李天生以爲秦人思宗周在水一方指洛京也竹垞稱之謂前人所未發而先生曰亦曾有道過者敢問所出

答

天生秦人以是歸美秦俗之厚在天生固屬自得之言而魏仲雪早嘗及之其曰秦人不復見周室威儀而隱然有美人之感也然則以序參之曰刺襄公者亦是蓋試讀秦風急公勇戰之意固其招八州而朝同列之兆而寺人媚子亦屬景監趙高之徵先王之有勇知方者不若是也詩人以是益矐懷於故國也朱謀埠曰是故老之遁跡者刺襄公不能招致之亦互相發也厚齋之言更蹈空

問

南軒於渭陽之詩何責康公之深也

答

宋儒每多迂刻之論而宣公最少若此條則犯之矣令狐之役晉負秦秦不負晉也康公之送雍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是以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卒依然渭陽之餘情也晉人乞君秦人答之有何覬覦而以爲怨欲害乎良心則似不讀左傳矣如宣公言將晉人召雍而康公留之不遣乎以是爲論世則不可謂非一言之不知也已

問

左傳楚子之言以賚爲大武之三章以桓爲大武之六章以武爲大武之卒章杜元凱曰不合於今頌次第蓋楚樂歌之次第孔仲達曰今頌次第桓八賚九按毛傳八九之次未聞

答

仲達蓋取三十一篇合數其所告於武王者而次第之皆以

爲大武之樂昊天有成命第一

毛傳不以爲兼祭成王之詩

時邁第二執競

第三

毛詩不以爲兼祭成王康王之詩

有瞽第四載見第五武第六酌第七桓

第八賚第九也然以序攷之則似止以於皇武王一篇爲武并賚與桓皆不以爲武也況酌卽是勺別是舞名見於內則則不在大武之內而昊天執競二詩確是康王以後之詩則是三六之次固非八九之次亦非也且武在第六何也是所當闕者也

問

溱水有三而見於經者惟鄭之溱先生以爲祇二溱鄭之水

當作澮是據說文不知他尙有所證否

答

溱水在說文以出桂陽之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有出平輿之溱所謂二溱者也鄭之水說文本作澮水經亦作澮說文引詩亦作澮水經引國語亦作澮以是知古文皆不作溱也故陸氏釋文亦疑焉今以其音爲溱而遂溷之盡改詩及

春秋內外傳并孟子之澮皆作溱誤也故水經注雖多譌謬然不可廢者此類是也澮水一名郟水故檜國也程克齋因此以爲一名澮水則又非也澮水在河東見水經注汾水篇而灌水在淮南亦一名澮以澮爲澮豈可乎克齋精於釋地不知何以失之

問 亭林先生謂薄伐玁狁之太原非尙書之太原按朱呂嚴三家皆以爲卽今陽曲而亭林力非之是否

答 亭林是也周之畿內自有太原故宣王料民於太原若以晉之太原當之則踰河而東以料民於藩國有是理乎爾雅廣平曰原公羊傳上平曰原尙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蓋太原字義原不必有定在春秋說題辭高平曰太原斯平涼一

帶所以亦有太原之名先儒所以謂太原爲陽曲者孔穎達曰
杜氏謂千畝在西河之介休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按左
傳晉文侯弟以千畝之戰生則千畝似晉地也而九域志古京
陵在汾州宣王北伐獫狁時所立則亦以太原爲晉陽也予謂
周之畿內蓋亦別有若干畝者非卽西河之介休其時晉人或
以勤王至畿內戰于千畝而成師生亦未可定蓋千畝乃籍田
亦應在畿內不應渡河而東卜地于介休是皆當闕如者也

問漆沮二水禹貢與詩並有之然其說不一漢志右扶風有漆

縣漆水在西東入渭闞駟十三州志亦同是漆水也水經沮水
出北地郡直路縣東入洛是沮水也王厚齋曰據此則沮自沮
漆自漆而孔氏引水經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此則

名稱相亂諸家以爲扶風之漆與北地之沮當爲二扶風是漆水北地是沮水之一名漆沮水者蓋扶風之漆至岐入渭在豐水之上流而尚書渭水會豐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乃在豐水之下流是書之漆沮非詩之漆也詩之漆沮是二水而書之漆沮是一水卽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而尚書之漆沮入渭孔安國謂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卽洛也又何入之有當闕之以俟知者以厚齋之精於釋地顧終不能定此惑不知先生之說詩說書說水經何以和會而折衷之

答

漆是漆沮是沮洛是洛三水各有源流無可疑不得混而爲一然漆入沮故世有呼沮水爲漆沮水者漆沮皆入洛故世有呼漆沮水卽爲洛水者段昌武嚴粲之說所由疑也段氏竟謂

漆沮有二一在上流一在下流非也程泰之曰沮水按宋氏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之正派也漆水按宋氏長安志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漆沮會合之地而洛水出自北地歸德縣臨戎夷中至馮翊懷德縣入渭懷德者今同州之衙縣也然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合於沮沮在漆西受漆而南遂東合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而始合泰之所言視厚齋爲了當前人疑入渭入洛之異者不知入洛則由洛以入渭矣杜岐公曰謂漆沮爲洛者以三水合流也此最足彙括若張守節曰漆沮二水源在雍州之西其名洛水者源在雍州之東此實段氏嚴氏之疑所由出不知洛水本在漆沮二水之

東其後由東而西遂合爲一又何害乎唯是洛水之名始見於周禮職方氏秦之以爲秦漢時始有此水則不審

問道元於漆水篇引禹本紀之文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逕漆沮入于洛其言與禹貢悖

答禹本紀乃太史公所不采然是亦必非禹本紀之文以禹時尙無北地之洛水也卽以職方而後之水道言之洛入渭不聞渭入洛禹本紀安得爲此言道元好采異聞以示博而不審真妄嘗有此失

問據道元則濁谷水亦謂之漆水而又引柴渠水之入岐者以存疑然則漆水自不止一水也

答漆水或有同名者固未可定然尙書及詩所指漆則皆是一

水不必援他小水以亂之

問 厚齋不特謂漆沮二水有二并謂洛水有二其說亦本之括地志不知是否

答 是非括地志之謬也乃張守節之謬也括地志曰洛水出慶州至華陰入渭卽漆沮水而張守節辨之曰非古公所度漆沮厚齋因本之引易祓曰漢志馮翊之懷德荆山在其縣西正洛水之源也是卽禹貢之漆沮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有白旋山洛水所出因以名縣東南流至同州澄城縣其去懷德亦近則大謬矣洛州出於慶州之白旋山至懷德之荆山而入渭今以荆山別爲一洛之源豈非嚙語厚齋謂雅詩瞻彼洛矣之洛是雍州之洛是矣而忽有此失不可解也

問 先生謂鄭之溱水古文作澮秦之沮水古文作澮皆本說文
按今水經溱作澮而沮不作澮

答 舊本亦自作澮今誤耳小司馬索隱引水經澮水出北平直
路縣是唐本之不悖於說文者也說文曰北地澮水虜聲漢中
沮水且聲其了了如此蓋沮水有三一是沔漢之沮一是沮漳
之沮亦作睢一是灑沮之沮而地志元氏縣下沮水是泚水之
誤文不知尙書毛詩史漢水經何以一變而關中之澮皆盡誤
而爲沮

問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序曰刺康公用兵也詩無刺意其說固
非朱子引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
此蓋以小戎諸詩之意申之其說似勝於序而先生曰穆公之

詩何所見與

答 讀詩則所謂王者是指時王非先王也蘇氏之言未覈況其
曰與子是明有同事者蓋當襄王在汜穆公師於河上將以納
王其曰與子指晉人言之也故曰同袍同仇同澤同裳穆公是
舉最佳不知何以竟爲晉人所辭而中道歸去晉人固謫欲專
勤王之勛而穆公拙矣然其心則固可取也予嘗謂穆公生平
之事惟此舉足傳

問 唐風杖杜章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其與魏風彼汾章彼其
之子殊異乎公行疑皆是諷晉之無公族也先儒曾有言之者

否

答 東萊呂氏嘗言之蓋晉人亡國之禍遠在二百餘年之後而

實兆於此晉自桓叔不逞弑宗國之君者五而後有晉其心惟恐宗室之中有效尤而出者故獻公今日殺富子明日殺游氏之二子尋盡殺羣公子以士蔿爲密勿之功臣而不知轉盼間驪姬殺申生矣逐重耳夷吾矣詛無畜羣公子矣乃又轉盼間三公子之徒殺奚齊矣殺卓子矣夷吾立幾殺重耳矣重耳殺圉矣以重耳之賢不能革此淫詛四散其諸子轉盼間爭國樂死矣雍逐矣黑臀繼靈周繼厲俱自外至於是以六卿之子弟充公族是彼汾之詩所爲刺也而要皆獻公啟之啟獻公者桓叔也春秋之國如楚如衛如宋如鄭皆得宗卿之力魯之三家雖不道然終未嘗篡國晉用六卿而先亡齊用田氏而先亡豈無他人之謂也或疑唐魏之詩無及獻公以後者則甚不然變

風終於陳靈何以唐魏二國獨無乎

問顧亭林謂唐叔所封以至翼侯之亡疑皆在翼不在晉陽然則變父何以改國號曰晉乎唐城畢竟安在

答既改唐曰晉則其在晉陽可知然亭林之言亦自有故難以口舌辨也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一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於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主此說若太原則在河汾之西矣故亭林疑唐叔本封在翼者以此故也但變父之改唐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詩譜明日穆侯始遷於翼則史記所謂河汾之東者未可信矣而平陽亦舊唐城者蓋必既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之如後

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實在於晉自唐叔以後
靖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何況其他則其中必累遷而至翼亦
必無一徙而相去七百餘里也亭林於括地志之唐城引其一
遺其一則稍未覈也

問

竹村馬氏曰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

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
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
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
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
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
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

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諷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
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
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
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閒歌合樂
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
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
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
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
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
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
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

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禮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竹村之疑前人所未及也何以晰之

答以古禮言則必每樂各有所歌之詩但今不可得而盡攷以春秋之世之禮言則容有斷章而取義者原未必盡合於古此雖於經傳無明文而可以意推而得之者也但鄉飲酒禮所歌亦正不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亦正不必車攻吉日之屬則以其義之所該者大陳晉之曰鄉射升歌鹿鳴諸詩所以寓君臣之教笙奏南陔諸詩所以寓父子之教間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合
樂三終歌二南諸詩所以寓夫婦之教然則因一事而兼羣義
有不盡泥其事者矣其與春秋時賦詩之禮又自有不同者不
必如竹村所疑也但雖不必泥其事而未嘗不專有其詩以司
樂者各有所屬故也若賦詩言志如荀偃所云不類蓋指攜貳
之詞耳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四終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五

學海堂

經史問答

鄞全庶常

祖望

著

三傳答蔣學鏞問

問
荀息之傳奚齊也阿君命以成危事故左傳以白圭之玷情
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顧亭林曰以王法言
之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枯菴之歌出而里克以
畏死改節矣則荀息不可謂非義也然則叔仲惠伯更非荀息
之比而亭林反詆之何哉

答
惠伯豈是荀息之比蓋其所傳者應立之世子既主喪矣襄

仲突出而弑之是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求聖人所以不
書之故而不得乃妄詆之則亭林之謬也亭林之前亦有揚人

馬駢曾爲此說皆不知大義者也苟息在晉其料伐虜之事固知者然卽其知而言之亦非能導其君以正者不過徇其吞并之私而行其狙詐已耳及其老而耄以身殉亂聖人所以書之以爲猶愈于里克丕鄭之徒也非竟許之也若惠伯則真忠也假如亭林之言必使魯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得臣俛首唯阿往來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而後謂之識時務與賢如行父尙且不免而惠伯能爲中流之一壺後人乃從而貶之則天地且將崩裂矣當付托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時勢與其才力足以集之而後可也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竟得成事而適以亂濟亂者里克是也又不如死之愈也然則惠伯何歎乎曰惠伯以宗臣居師保倘責其疏忽不能豫測

襄仲之逆而弭奸除賊則或惠伯之所服也雖然季友先去叔牙竟不能去慶父則事固有難以求備者聖人論人不如如此之苛也且夫惠伯之死其帑奔蔡已而復之豈非宣公亦憐其忠襄仲亦自漸其逆行父之徒終有媿於公論而卒全其祀乎然則當時之亂賊且許之而後世人妄詆之吾之所不解也曰然則聖人之不書何也曰其文則史是固舊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增之而况旣諱國惡不書子赤之弑則惠伯無從而附見會謂惠伯反不如苟息者真邪說也

問

襄宏合諸侯以城成周衛彪傒曰襄宏其不沒乎國語有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此言蓋推周人殺襄宏之張本果爾則襄宏固周之忠臣也何以貶之

答

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萇宏之死求其先兆而不得則以此當

之其說在外傳爲尤詳然可謂誣妄之至假如其言則是人臣當國事將去必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皆有天殃宇宙更無可支柱之理成敗論人之悖一至於此唐柳子厚呂化光牛思黯已非之矣雖然吾於萇宏之事亦有疑焉左氏言周之劉氏晉之范氏世爲婚姻故朝歌之難周人與范氏事定趙鞅以爲討周人乃殺萇宏以說夫范中行之構難不過欲并趙氏范中行之據朝歌趙氏之據晉陽其叛則同及范中行旣不克而伐公宮攻都邑連齊衛結戎蠻以傾故國則其猖狂已甚萇宏周室之忠臣也將扶國命於旣衰射狸首以詛諸侯之不廷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卽當

使諸侯得有其大夫念不能助晉討賊而反從而城之是則襄
宏之失也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晉人戍之是晉衛中
衰之時欒盈之叛晉也而齊人救之是齊靈極亂之時魚石之
叛宋也而楚人救之是楚霸中衰之時是皆倒行逆施之事是
以穆叔雍榆之役春秋善之與國尚然况天下之共主乎况敬
王之入晉也崎嶇伊洛之間其幸而得濟晉之力也而忽左袒
於其叛臣是則襄宏之失也雖然細覈之則亦未必信然也夫
當時之助范氏者齊也衛也鄭也而周無聞焉周之力亦非能
以兵爲助者也不過劉范婚姻或有通問往來而已趙鞅悍矣
然終不能得志於齊衛諸國而區區守府之周則敢從而討之
是鞅之悖更不可問也故襄宏之死吾終疑其有屈蓋劉范以

婚姻有連染而宏不過劉氏之屬也晉人之討乃在劉而劉竟以宏當之其罪未必在宏也宏之忠勤其在劉必爲同事者所忌而因借是以陷之故其血三年而化碧而左氏無識并其城成周而亦貶之則其碧千年不可滅矣韓非謂叔向讒萇宏出於不考是時叔向之死久矣而其以讒而死則事之所或有也

問

楚莊入陳諸家皆以討賊與之獨東發先生貶之其大要謂夏徵舒之弑在宣十一年辰陵之盟弑已及年何以不討向來讀春秋者未嘗計及于辰陵之役直至東發始及之楚莊旣欲

討陳何以先與之盟誠不可解也

答

東發抉出辰陵之盟可謂善讀經者然於旣盟而又伐之隱情尙未之得也夫是時楚方與晉爭陳爭鄭以爭宋總是求羈

亦何討賊之有果討賊乎辰陵之盟陳成公正在會雷之而與
共討夏氏可矣更進於此并責成公以不能除不共戴天之仇
廢之而以兵入陳除夏氏置君焉則王者之師矣何以親執牛
耳與之誓神成禮而退夫霸者之制嗣君雖有罪得列於會則
不討雖非王制然亦春秋之例也是楚莊之無意伐陳可知也
然則何以不久而伐之曰陳成公仍叛楚而卽晉意當時當國
者必夏氏則主從晉者亦夏氏故楚莊必取夏氏而甘心焉而
納孔寧儀行父以撓其權不然二人者逢君之惡而陷靈公于
死其罪大矣夏氏宜討而二人之奔楚久矣辰陵之盟何以不
納至是而始遣之也然則以爲討賊眞贖贖者矣曰旣縣之而
又封之何也曰是亦別有故焉而左氏以爲申叔時之諫亦附

會之談也家語并附會於孔子之稱之皆非也蓋是時陳成公
尙在晉楚果縣之晉人未必竟束手也則爭端起矣故不若因
而封之則陳自此必不敢更叛楚矣是則所以封之者終以晉
之故也吾於是嘆聖經之嚴也大書辰陵之盟而其義見矣然
而左氏則昧矣

問據史記則夏氏弑君自立成公以太子奔晉楚人迎而立之
也而不見於左傳何也

答是史記之誣也夏氏未嘗自立成公已豫辰陵之盟何嘗以
太子出奔乎使謂夏氏自立則辰陵之盟孔子豈肯書爲陳侯
可不辨而明也

問經書陳靈公之葬說者以爲前此竟未嘗葬而楚葬之則楚

亦可稱矣

答 成公已卽位靈公安有不葬之理是蓋楚假討賊之名爲之
改葬而遍告於諸侯者旣告則書之亦非褒也

問 越境乃免之說春秋人託之於孔子者先儒多已非之先生
以爲陳文子之去他邦蘧伯玉之出近關皆爲此說所惑後世
人臣不可援以爲例夫宣孟之罪世所知也文子則亦在可疑
之列者也獨伯玉似不可同年而語故近有閩人郭植再三爲
之申雪願先生詳論之

答 伯玉乃孔子所嚴事愚豈敢妄議之然近關再出終不無可
疑也伯玉位在庶寮其力固不足以誅孫甯卽其地亦非能通
密勿有聞卽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死節皆屬不

知世務之言伯玉所處不能討賊亦不必定死節也唯是伐國不問仁人則聞孫甯之謀而去固義所宜而既去而卽返則義稍未安蓋父母之邦雖不忍棄而與亂臣賊子比肩旅進則君子寧棄父母之邦而不居矣卽令返亦何可以再仕吾傷伯玉之賢生遭亂世所遇大故不一而足視其君之出入生殺如奕棋而乃以近關之出爲定算禍作而去禍止而返仍浮沉於鴟鴞檣杙之羣以是爲潔身則似於義固有歉也故郭氏之言但知附會伯玉而不知爲後世人臣峻去就之防者也唯是伯玉之年齒則固有可疑者獻公之出當襄公之十四年又八年孔子始生而其時伯玉已與聞孫甯之事則必其人名德已重然後孫甯思引以共事蓋最少亦當三十矣乃又歷一十八年爲

襄公之三十一年又歷昭公之三十二年定公之一十五年至
哀公之元年孔子再至衛主於其家則上距孫甯逐君之歲已
六十有六年伯玉當在九齡以外而史魚猶以尸諫而引之南
子尙聞其車聲而識之則猶未致仕也伯玉卽如此長年必不
如此固位是大可疑也故吾竊意近關再出不知何人之事而
誤屬之伯玉以是時伯玉必未從政也

左氏書中以九十餘歲
吳季子一爲齊鮑文子
老人尙見于策者一爲

皆可疑而伯玉尤甚

問宋之盟楚先歆而經仍先晉左氏以爲晉有信也孔子脩春
秋其文則史豈有自取諸侯之次第而竟改之者是謬說也然
則楚未嘗先歆與楚先歆而經何以先晉與

答

善哉問也若以有信遂先之則前者清邱之盟唯宋有信何

不加宋於晉上也蓋當時在會之坐次本晉爲先而楚次之經文所書會之序也及盟而楚人爭先則楚駕於晉矣而經文不復出但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則楚之先無從見矣試觀既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而趙孟爲客則晉仍先楚以堂堂首歆之子木至是不能爭也則諸侯本先晉之明驗也若謂孔子所欲先卽先之則安有斯理是開宋儒迂誕之說者左氏也

問然則使楚竟駕晉於會春秋將遂先楚乎

答是又未必然也春秋固不敢擅改載書之次第然畢竟須重

王爵晉自文公以來天子命之爲霸非楚人所敢望也是以黃池之會吳竟駕晉矣然春秋書曰公會晉定公及吳夫差于黃池則內外進退之旨了然可見使宋之會亦若此則書法亦若

此矣聖人經文之妙如此然後知春秋雖不弔晉而如郝氏毛氏妄謂春秋最惡晉而許楚者妄也

問

孔子之卒杜氏謂四月十八日乙丑非己丑五月十二日乃己丑然史記孔叢皆作己丑與左氏合則恐是杜氏長歷之訛也吳程以大衍歷推之乃四月十一日不知誰是

答

前二年五月庚申朔是左氏所紀下距是年四月中間當有一閏以庚申朔遞推之六月朔爲庚寅七月八月朔爲己未己丑九月十月朔爲戊午戊子十一月十二月朔爲丁巳丁亥次年正月二月朔爲丙辰丙戌三月四月朔爲乙卯乙酉五月六月朔爲甲寅甲申七月八月朔爲癸丑癸未九月十月朔爲壬子壬午十一月十二月朔爲辛亥辛巳而閏月及次年正月朔

爲庚戌庚辰二月三月朔爲己酉己卯四月朔爲戊申是四月十八日乃乙丑也若四月十一日乃戊午也杜氏似不謬宋潛谿謂是年四月壬申朔則謬矣

問

叔孫莊叔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今考莊叔之子一僑如一豹而無虺何也

答

永樂大典中尙載有春秋世系世譜諸書世間所無愚嘗考之蓋叔仲昭伯乃虺也據杜氏則昭伯名帶左傳帶之名見於策或者本名虺而後改爲帶歷攷左氏史記世本其有二者者亦多叔仲氏出惠伯惠伯卽莊叔之庶兄也死於子惡之難其帑奔蔡已而復之虺卽惠伯之子莊叔以其猶子而名之未可知也世系以虺爲惠伯之子世譜則以爲孫如左氏所云當是

子也

問屠岸賈事之誣孔穎達於左傳疏已辨之容齋東萊深寧又辨之可以無庸置詞獨西河謂史記年表所書原盡與左氏合而世家則必采異聞是必年表成於談而世家成於遷故有互異今考之年表並無所謂合於左傳者豈西河曾見舊本而今所見多脫落乎

答年表之易有脫落固也愚考之晉世家景公三年下宮之禍徐廣曰按年表朔將下軍救鄭及誅滅皆在是年則舊本年表固有之而今本脫落但正與世家合不與左氏合西河好作僞每自捏造以欺人如此蓋不可勝數也

問春秋之時皆世卿故以庶姓而起者甚少管子之後不見於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齊孫叔僅得寢邱之封孔子則不終於位蓋世卿之勢重也然
世卿亦未嘗無益於國何道而持其平

答
春秋之時兵枋皆在世卿故高子之鼓國子之鼓與君分將
而管仲亦終不得豫也邲之戰孫叔亦不得主兵事斯庶姓所
以終不能抗也陽處父爲太傅其力足以易置中軍而賈季殺
之甚易亦以無兵也孔子隳都亦終是三家主兵則世卿之勢
自難動然而世卿終是有益於國故卒不能廢要之果有賢主
則世卿自無從竊柄而庶姓亦無難於參用苟無賢主則皆不
足恃特以其極言之晉亡於三家齊亡於田氏而魯衛之任用
宗室不過爲其所專擅未聞有他則世卿差勝矣

問
秦誓皆以爲敗殺歸後所作史記則以爲王官之役封尸歸

後所作誰是

答

似當以史記爲是蓋穆公敗殺悔過則不復與彭衙之役矣何至於三出及王官之役亦無大捷不過晉人以其憤兵不復與校而穆公藉此自文以爲稍挺及其封尸發喪不覺有媿於中而爲此誓然次年又伐戎則終未嘗踐此誓也

問

晉文公初入國受王命設桑主韋昭曰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虞主用桑天子於是爵命世子卽位受服文公不欲繼惠懷自以子繼父位故行踰年之禮是否

答

是乃大非禮文公以惠公之欲殺之也又以懷公之脅其從亡之臣也舅犯又以狐突之死恨之深故如明代革除之禮而趙衰司空季子賈它之徒亦非能真識典禮者所以有此夫惠

公之立非草竊蓋亦天子所嘗命之者而惠公亦頗有伐戎救周之勛雖其後敗韓聲望頓喪然王命不可滅也命惠公者亦襄王命文公者亦襄王革除惠公是卽革除王命矣而可乎然則當如何日文公自不肯繼惠公然正不必設桑主也是所謂欲行典禮而適以成不學無術之謬者內史興猶從而極譽之所謂以成敗論人者先儒嘗稱司空季子之論姓以爲知古予謂如季子者適以掌故成其佞蓋其論姓乃以勸納辰嬴也辰嬴無論曾配懷公卽其未配乃穆公之女便是文公之甥而可納乎又何咎乎楚成王也

問富辰言密須之立由伯姑韋昭疑文王滅密不由女愚以爲或別有一事是否

答
是也蓋指恭王所滅之密其事卽見外傳恭王游涇上密
公從有三女從之伯姑始卽三女中之一也富辰所指鄆鄆
息鄆廬皆周時所亡之國則非文王所伐之密

問
申生之死諡爲共君韋昭曰諡法旣過能改曰恭公以此諡
竊恐獻公未必肯加申生以諡故昭以申諡當之檀弓孔疏則
諡法敬順事上曰恭是佳諡矣誰加之

答
當是惠公改葬時加之非獻公也獻公坐申生以不孝豈復
加諡亦豈以其一死而謂之改過是韋之謬孔說是也

問
友之詩見於外傳亦武王克商所作疑亦大武諸章之一而
今周頌無之豈孔子所刪耶

答
友之爲名頗與賚桓武諸章相似然周初頌樂如樊遏渠諸

名目皆別用一字成王之樂又曰酌不可曉也據外傳言則友是飮歌乃樂之少章曲者則不在大武諸篇之內矣今周頌無之亦難強爲之詞也

問 晉文公之入國十一族掌近官胥卽司空季子也籍卽籍父之先也狐則咎犯兄弟箕卽箕鄭也欒卻先韓卽後之世卿也羊舌則職也董卽因也而栢無所考敬質之

答 栢與伯通蓋伯宗之先也

問 韋昭注外傳晉賈它狐偃之子太師賈季也公族姬姓食邑於賈字季按內傳則賈它似又是一人

答 韋氏誤也晉故有賈氏七輿大夫之中右行賈華是也蓋故是晉之公族賈它在從亡諸臣之列公孫固曰晉公子父事狐

偃師事趙衰長事賈它則與咎犯等夷非父子矣狐氏雖亦姬姓然戎種非公族也至咎犯之子始稱賈季而其氏仍以狐是猶之士會稱隨會也襄公之世趙盾將中軍賈季佐之而陽處父爲太傅賈它爲太師二賈同列計其時它爲老臣而季新出安得合而爲一也

問 杜氏注左傳謂陸渾之戎卽姜戎姜戎卽陰戎又卽九州之戎不知是否

答 以左傳諦考之姜戎卽陰戎陰戎卽九州之戎而似非陸渾之戎蓋以戎子駒支之言參之昭九年詹桓伯之言則姜戎卽陰戎無可疑矣而九州之戎在晉陰地見于哀四年則九州之戎卽陰戎無可疑矣杜氏曰陰地自上洛以東至陸渾則似乎

卽陸渾之戎而實非也姜戎世爲晉役不他屬而陸渾則頗兼屬乎楚故昭十七年爲晉所滅至哀四年陸渾之滅已久而九州之戎仍見於傳則其非陸渾可知蓋陸渾左近之戎而非一種觀左氏所云楊拒泉臯伊洛之戎在渾陸未遷之先則其地本多戎蠻大抵姜戎最近晉陸渾之戎則近楚唯近晉故殺之役晉得於倉卒中徵師唯近楚故荀吳之滅之取道於周託言有事於洛與三塗惟近晉故蠻氏之亡蠻子奔晉唯近楚故陸渾之戎之亡陸渾子奔楚雖地本相接而各有所屬楊拒泉臯伊洛之戎最先次之則陸渾之戎秦晉所共遷姜戎則晉所獨遷晉霸之盛諸戎皆嘗受命成六年晉人侵宋有伊洛之戎有陸渾有蠻氏三部俱與於役其後陸渾始屬楚

春秋外傳宣王敗績於姜氏之戎卽姜戎也戰於千畝則是時之姜戎深入近鎬京矣而內傳昭九年言姜戎本居瓜州又言秦人逐之居瓜州大抵周之盛時姜戎本安置瓜州宣王之時則已內遷及秦人有岐西又逐之還其故土而晉惠公招致之使居晉之南境也

晉之南境爲姜戎晉之東境爲草中之戎與酈戎晉之北境爲無終諸戎而姜戎自南境接於西境故得要秦師也以狄而言晉之北境爲白狄其東境爲赤狄而酈戎亦稱酈土之狄大畧晉四面皆戎狄而亦用之以爲強故襄公用姜戎悼公用無終之戎成公剪赤狄景公同白狄以伐秦平公用陰戎獻公剪酈土之狄而惟白狄最久至春秋之末爲鮮虞至七國爲中山

問 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卽管至父所成地其一在陳畱之外黃
卽桓公所盟其一在晉見于水經注然宰孔論桓公之盟以爲
西畧則似非陳畱之外黃也

答

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
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豫之理杜言亦近是然
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畧而以爲陳畱是仍東畧也則宜在
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
也故桓公特爲會于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至於晉侯
已經赴會以宰孔之言而還而是歲獻公亦卒桓公爲之討亂
置君則宰孔以爲不復西畧者其言虛矣左氏成敗論人而不
顧其言之無徵一至於此然則葵邱爲汾陰之葵邱方合

矣邱之會叛者九國是公羊之妄語是役也在會者尙無九國之多誰爲叛者故徐彥以厲等九國當之是妄語公羊之言蓋亦因晉侯之中道而返而附會之

問

春秋之世陳宋二王後故有太宰吳楚僭王故有太宰魯亦有太宰而鄭亦具六卿然竊有疑焉趙武以冢宰稱子皮是執政也而蕭魚之役石龜以太宰爲伯有之介則又卑矣是何也

答

是時侯國雖置太宰然執政終以司徒如宋之六卿其聽政者司城也鄭亦然故子孔以司徒當國况是時鄭之六卿皆七穆也石龜非但不在七穆且疑是庶姓則其卑宜矣趙武以冢宰稱子皮者是泛舉上卿之官以稱之不足泥也蓋司徒以下三卿是王官故雖有太宰而終處其下卽楚之令尹司馬亦在

太宰之上故春秋侯國之太宰非執政也

問 鄭之三卿亦可疑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則司徒在二卿之下矣是何也

答 非也是因子駟子國子耳同死而牽連序之非其官之序也試觀戲之盟則其序首子駟次子國次子孔而次子耳矣蓋子孔是公子子耳是公孫故也是又以其行輩序之及子駟死則子孔以司徒當國矣

問 宋儒以子程子爲稱本於公羊傳亭林不以爲非而西河力詆之孰是

答 是在明莊烈帝已嘗詰之謂以子程子爲尊稱何以不稱子孔子何以不稱子孟子不始自毛氏也然毛氏所難亦未悉攷

之宋人如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爲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又先乎此是卽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之例也更遠考之荀卿稱宋鉞爲子宋子王孫駱稱范蠡爲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師弟也顧氏據公羊所言特其一節耳

問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嘗與許証之嘗亦魯近地也是否

答此則厚齋之誤之了然者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於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此求異於前人而失之者

問 左傳宣十一年楚封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裴駘曰左傳不言夏州所在酈元于水經竟系宛邱則是仍在陳都非以歸楚者也其謬明矣厚齋引車允所撰桓温集序曰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正義曰大江中洲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厚齋之證似佳

答

未可信也夏汭再見左傳卽夏口也夏汭蓋以夏水得名而夏州則以夏南得名各有緣起不可牽合者一也考烈時楚已弱由江陵而東遷矣江陵已入秦夏州猶待兵取必另是一地不可牽合者二也杜元凱官荊州其所關如必其所不可考者不可曲爲牽合三也故曰酈元自謬厚齋亦非

問 洽州鳩對大武之樂其第四終曰羸內章昭無注世本有鮒
內是舜所居一作姚墟帝王世紀作媯墟杜岐公曰卽周語之
羸內音媯墟也是否

答

此說可疑謂饒內卽姚訥可也音相近形相通也謂姚墟卽
媯墟可也姚媯本一姓也若謂姚卽音羸于古無見且羸內卽
果是媯訥據尙書或以爲二水名或以爲一水名俱未可定如
何卽以爲大武樂中一終之名岐公非妄言者况王厚齋又述
之必別有據惜其語焉而不詳今亦無從得博物者而正之以
雍州無羸水之名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五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六

學海堂

經史問答

鄧全庶常祖望著

三禮答全藻問

問

方侍郎望谿云古人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言師保

者多矣未有言疑承者王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爲其子置師

疑傳承阿輔保拂之官

拂卽弼

而劉歆竄入文王世子以見其爲

一帝三王之舊制胡他書更無及此者然否

答

以三代之前並無四輔之官其說是也若以爲劉歆所竄入

則未然蓋侍郎不讀雜書頗類程子卽如史漢侍郎但愛觀其文章而於考據則弗及也四輔之名見於尙書之洛誥而益稷篇之四隣史記作四輔尙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

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而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是言四輔之官之始也賈太傅新書引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誠立而惇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按其文稍與大傳不符而大略則同漢書谷永公車之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杜業傳謂王音曰周召分陝並爲弼疑是皆本賈傅之言也孔叢子曰疑承輔弼謂之四近是豈

皆劉歆之所竄與故不可以王莽所常用者而竟以之罪歆也
然而秦漢以上則固無此官也若謂周召望佚常爲之則何以
不見於尙書之周官草廬因不得已而爲之辭以爲三公是周
制四輔是唐虞以來之制則又何以不見於二典乃援四隣之
文卽指爲四輔以爲古制誰其信之又援周官師保之名合之
疑承而芟去輔弼以爲周制又誰其信之故侍郎以爲絕無此
官者是也特不可以爲劉歆竄入也愚嘗謂爲此說者蓋在周
秦之間文獻譌失好事者所造作故伏勝賈誼皆記之再考甘
石星經有云天極星旁三星爲三公後句四星爲四輔斯則出
於伏賈之前者然則其爲七國時人之說固無疑也至於漢唐
經師又原不盡同星經之說是以洛誥四輔孔安國以爲四維

之輔而正義以爲周公事無不統以一人爲四輔唯安國孝經注天子爭臣七人以三公四輔當之而邢氏正義已非之然則文王世子之不足信古人已早言之特侍郎竟以他書更無及此則反失之矣

問

禮記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康成曰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釋之者曰正姓如姬姜庶姓如三桓七穆是否

答

異哉康成之言也周禮秋官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康成曰同姓兄弟之國異姓婚姻甥舅之國庶姓無親而勳賢者故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又親於異姓而三揖之禮由此等焉然考左傳隱公二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滕

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魯自周公以至武公皆娶於薛不可謂非婚姻甥舅之國而滕猶以庶姓目之蓋成周異姓之封如媯如妣如子則三恪如姜則元臣皆族類之貴者薛雖太皞之裔而先代所封又加以弱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異姓因有貴姓而始有庶姓亦不僅以親疎言也若同姓則安得有所謂庶姓甚矣康成之謬也何以解大傳蓋嘗攷之古之所謂姓氏原有別三桓七穆是氏也非姓也受氏之禮多以王父字爲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氏者國僑之類是也或有及身賜氏者仲遂之類是也不必高祖始有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姓太史公承秦項喪亂之餘姓學已紊故混書曰姓某氏儒者譏之若如康成所云則氏固可以言姓太史公又何譏乎況姓一定而

不易氏遷出而不窮以三桓言之仲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叔仲氏季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公鉏氏公甫氏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則仲慶父叔牙季友實三桓之始祖也始祖爲正姓將無以三公子所受之氏爲正姓耶則正姓卽庶姓矣倘仍以姬爲姓耶則正姓并不出於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又庶姓之小支也姓固如是之不一而足耶此康成之言之必不可通者也至于大傳所云別姓竊疑非卽下文繫姓之姓姓者生也庶姓卽衆生蓋謂支屬別於上婚姻窮於下故疑若可以通嫁娶而無害至下文繫姓弗別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康成合而一之遂謂繫姓之外又別有所別之姓而所繫者出始祖所別者出高祖外

矣歸安沈編脩榮仁亦以予言爲然

問文昌第四星曰司命周禮亦有司命之祭而祭法列之七祀然則今之祀文昌者未爲無據先生力言其謬何也

答

星宿之名多出於甘石以後而緯書又從而溷之皆不足信是以康成亦自支離分別謂大宗伯之司命則文昌第四星之神也祭法司命是督察三命之小神也其神各別唯是三命之說見於孝經緯接神契固誣罔而文昌之名亦不古然且無問其是否同異要之大夫而下無祭天神者故愚不敢脩敬也今世文昌之祭何所始蓋始於元之袁清容乃吾鄉前輩也事見袁尙寶符臺集而五百年以來遂盛行於是僊言四起謂其爲梓潼人而又有十七世輪迴之說在周爲張仲在漢爲張良在

六國爲姚萇又最後而其姓名爲張亞子又或曰卽張仙也則以文昌之神督察三命之神而忽而入於仙佛之說是狂且所
言也乃愚者惑於司命之目曰是乃科舉功名之所升降者爭
起而禮之而其祠乃闖入於學宮然國家學校祀典終未之及
也則亦可以知其爲淫祀矣故愚自少至長未嘗禮也

問

方侍郎望谿謂春秋之世罷政極多獨淫祀則罕聞而先生
以爲十二諸侯之淫祀具見於內外二傳願得一一數之以正
侍郎之疎

答

侍郎不長於稽古故有此言嘗攷周之衰也三禮放失故天
神地示人鬼之義不明而妄惑於鬼神之說此淫祀之所由起
又其甚者干名犯分謂之逆祀其說不可以更僕罄也但鬼神

之說始於墨子故漢志數墨子之宗旨凡數條而右鬼其一也左氏蓋亦惑於墨子內傳載之不一而足外傳不知果出左氏與否而鬼神之說則相爲表裏如杜伯射宣王事紀之自墨子而外傳首載之夫宣王以非罪殺杜伯固過矣然杜伯遂爲厲以射宣王則是君臣之義但在於人而不在於鬼爲此說者欲以明杜伯之枉而不知適以成其罪內傳因祖其說以晉人非罪殺趙同兄弟而其祖父爲厲則皆誣謬之甚者乃或謂以戒人君之妄殺故公子彭生渾良夫等事不厭其怪則曲說也以祭祀而言神降於莘虢人祭之以求土非淫祀乎內傳所紀稍簡外傳則詳述內史過之言謂昭王娶房后爽德協於丹朱而生穆王夫丹朱生於房乃以魅鬼淫其千年以後之女孫而生

穆王則是穆王已非姬氏之種其誕不必深詰國之興也則以契爲元鳥所生稷爲巨人跡所生其季也則以穆王爲丹朱所生爲此言者當有天刑而謂周之內史敢以此告於嗣王以誣其先世有是理乎又謂其勸王使太宰帥狸姓之傅氏以祭之非淫祀乎外傳但知虢公之祀爲淫祀而不知內史之所陳乃淫之大者他如子產以博物稱而其勸晉人之禳黃能亦是淫祀前此子產謂晉人當修實沈臺駘之祀可也若夏郊則豈晉侯之所得祭而忽勸祭之左氏之無識也於衛甯武子之諫祀夏相以爲杞鄆何事然則崇伯失祭其於晉人何與甯武子而非也則可不然子產之譏荒矣故韋昭亦疑其非謂晉爲周祭之靈乎產原謂晉實繼周信斯言也是乃淫祀之兼以逆祀者

乎若臧孫祭爰居則尙屬過之小者而柳下已動色力爭使其
聞丹朱崇伯之祭不知錯愕更何似也故左氏所載唯楚昭王
不祭河是卓然有見者此外則甯武子之諫祭相二百四十年
之中不惑於淫祀者二人而已乃有不惑於淫祀而反爲左氏
所誚者則子玉也城濮之役河神以孟諸之麋索子玉之瓊弁
玉纓此是妖夢謂子玉當恐愍脩身以敬共兵事則可謂其當
媚河神以徼福則不可夫子玉安得有事於河若謂師行所過
原有祭其山川之禮則安得示夢以索幣故子玉之不與猶臧
明之不以璧與蛟也而謂其慢神以取敗是皆淫祀之說誤之
也故子產立伯有子孔之後皆以鬼神立說而亦未甚當伯有
乃子良之孫其先有大功則立後固宜子孔召純門之師乃是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國賊何可立後若但以取精用宏爲說崔慶變郤孫甯諸亂臣孰非取精用宏者何以不能爲厲也故予嘗謂漢人讖緯巫鬼之說實皆始於春秋之世當時雖子產不免於是墨子之徒揚其波而至今莫之能正悲夫

問 古傳謂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天神地祇之祭如何立尸其說難曉

答 此是漢人傳聞之語原未可信但天神地祇必有配則尸卽以配者之子孫爲之外傳晉平公祭夏郊董伯爲尸韋昭曰董伯蓋姒姓也然則周公攝祭天於郊當以后稷之後爲尸攝祭天於明堂當以文王之後爲尸其謂太公爲尸者妄也泰山不知誰爲配周公未嘗至魯國固無祭泰山之事若禽父以後祭

泰山便當以周公爲配齊人祭泰山便當以太公爲配而各以
其後人爲尸推之九鎮四瀆皆然此雖其禮不見於經而可以
義推而得之者若漢人祭江以伍胥配則非先王之禮先王之
禮唯諸侯於封內山川或以始封之君配而天子祭之則必取
其有功於是山川者然則三代而後求合於禮如蜀人祭江當
以李冰配楚人祭漢當以孫叔敖配

孫叔敖引雲
夢之藪入漢

梁人祭漳當

以西門豹史起配曹濮之間祭河當以王延世王景等配此其
有功者也是乃合於祭法伍胥非有功於江者也若謂其素車
白馬而主潮汝遂以配江是其說荒忽難信卽果有之亦當別
祭之不可卽以配江世苟有講明典禮之君子必以吾言爲然
至於春官神示諸祭各有配卽各有尸不知其詳何若然大抵

有功者即為配主其事者即為尸故墓祭則家人為尸其餘亦皆可以推而知之

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而楚滅之先儒謂祝鬻二祭原祇應楚國大宗行之夔不應祀也楚人特借其名以遂其并小之私其說似有據然則凡蔣邢茅遂皆不祭周公平乎

答是說也愚初亦主之近而稍疑其不盡然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者同姓之諸侯也若異姓之諸侯則二王之後直用天子之禮樂以祭固得祖天子矣即三皇五帝之後特不用天子之禮樂而未嘗不祖天子蓋三皇五帝雖當代之天子必有祭而其子孫不可以忽然而已足亦情也情之所在即禮也故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者不敢列之五廟以為太祖而別立廟以祀之

太祖則固以始封之君爲之是其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然則禮何以無徵也曰有左傳不嘗云乎任宿須句風姓也實修太皞之祀夫太皞天子也而任宿諸國以附庸之小侯各主其祀然則祝鷺二祭但謂楚當主之而夔無庸者非矣而吾於是推而通之同姓之諸侯未嘗不然夫同姓之諸侯其五廟之太祖固以始封之君而未嘗不別有天子之廟故魯有周廟祖文王鄭亦有周廟祖厲王非僭也顧亭林曰諸侯若竟不敢祖天子則始封之君將何祭天下未有無祖考之人而況於有士者也

毛西河亦主此說

愚謂周禮散亡此必有大宗伯之明文許令諸侯各

立所出先王之廟而特不以之入五廟蓋周禮之別廟以義考之自屬多有假如周公之會於東都則別有祊在鄭國而況天

子巡狩屬車所過身後自皆有廟則各令同姓諸侯司之不然反不如周公矣漢人郡國皆得立高皇廟其遺意也日如是則不已近於禘乎曰是又非也天子於始祖之所自出固未嘗有廟也五年一祭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以其遠固無廟也若諸侯之於先王則反有廟以其近也然而祭則未嘗敢以始封之君配之是乃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者也故毛西河謂諸侯當有出王之廟則是若因此而謂魯可禘則又非也

顧亭

林亦有此語

是固二千年來之疑案而今始得和齊斟酌而定其說

者曰是則然矣然先儒謂楚當祭夔不當祭本於禮宗子祭支子不祭之說也今以左傳任宿諸國均主皞祀之文考之則於禮經不合曰禮所云是爲大夫言之也諸侯之與大夫地不同

則禮有異夫古之大夫其仕於一國之中則宗子祭支子不祭是宗法也大夫以世而分族故桓族有季孟叔三家則季氏以嫡爲大宗孟叔以庶皆合祭於季氏以季氏之祭合孟叔二氏之祖在焉故可不祭也諸侯則各居一國其勢不能相就如周公八子其爲外諸侯則魯也邢也蔣也內諸侯則宰周公也凡也祭也胙也茅也如謂以大夫之禮繩之則惟魯得祭而外諸侯如邢蔣內諸侯如自宰周公而下皆不得祭周公於禮可乎故魯固以周公爲始封之君宰周公亦以周公爲始封之君各爲太祖之廟蓋周公身爲太宰而子孫世守其采邑其有廟無疑也凡邢而下不敢以周公爲太祖入五廟而亦未嘗不別立周公之廟是以義推之而必然者也其不敢以周公入五廟者

以支子也其必別立周公之廟者溯所自出也是固不可以大
夫之宗法裁之也卽以大夫之宗法言之試以曾子問觀之亦
多有變通之禮而奈何竟以施之諸侯也然則變子不祀亦自
有罪特楚人滅之未必不借此以兼弱耳

問 亭林先生謂七七之奠本於易七日來復是以喪期五五齋
期七七皆易數也其說近於附會然否

答 亭林儒者非先王之法言不言至此條則失之然此乃其未
定之說在初刻日知錄八卷及晚年重定則芟之矣蓋自知其
失也七七之說見於北史再見於北齊書孫靈暉傳萬季野曰
究不知始於何王之世三見於李文公所作楊垂去佛齋說及
皇甫持正所作韓公神道碑銘則儒者斥之之言也亭林何所

見按臯復之禮以爲緣起夫臯復之禮始死升屋而號豈有行之四十九日之久者乎亭林於是乎失言

鶴浦鄭氏居喪無七七之齋可謂知末俗之誤者矣然其每浹旬一奠亦非也攷之禮大夫則朔望二奠若非大夫則但行朔奠一次謂之殷奠然則五品以下者奠三次五品以上者朔望日各一次凡十次是禮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六終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七

學海堂

經史問答

鄧全庶常 祖望 著

論語答范鵬問

問

一貫宗旨聖學之樞紐也諸儒舊說牽率甚多先生一舉而空之願聞其詳

答

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唯曾子

得聞之次之則子貢而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尙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頗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卽一以貫之也哀公尙得聞此奧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自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卽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

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實萬分諸儒之說支附葉連其文繁而其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是未嘗不盡人教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曾子則大醇而授之子思卒闡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秘其說者是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答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曾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

問臧文仲居蔡之說古注與朱注異近人多是古注然朱注豈無所見究當安從

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槩以作虛器罪之

曰一不知也但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爲一兆武仲一年而爲二兆孺子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而或以爲卽蔡之別名其說見於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僕句又一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與家語也乃若山節藻稅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絃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

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橫渠先生之說而朱子采之者今世之自以爲熟於漢學沾沾焉騰其喙者弗思耳矣錢塘王大令志伊經師之良也雅以愚說爲然

問 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師後素功又是一

說古注於論語繪事後素引考工不引禮器其解考工亦引論語至楊文靖公解論語始引禮器而朱子合而引之卽以考工之說爲禮器之說近人多非之未知作何折衷

答 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

有其質而後可文也何以知之卽孔子借以解詩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

繪事也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數度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豈不了了若考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污故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然則與論語絕不相蒙夫巧笑美目豈亦粉黛諸飾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出於人工乎且巧笑美目反出於粉黛諸飾之後乎此其說必不可通者也而欲叅其說於禮則忠信亦節文中之一乎忠信亦出於人爲乎且忠信反出節文之後乎五尺童子啞然笑矣龜山知其非也故別引禮器以釋之此乃眞注疏也朱子既是龜山之說而仍兼引考工之文則誤矣然朱子誤解考工却不誤解論語芟此一句便可釋然若如古注則

誤解論語矣朱子之誤亦有所本蓋出於鄭宗顏之解考工宗顏又本之荆公蓋不知論語與禮器之爲一說考工之又別爲一說也若至毛西河喜攻朱子嘵嘵強詞是則不足深詰也

問商正建丑三統麻之明文也史記麻書索隱則曰商建子是異聞也古人更無言及此者然其實一大疑案願決之

答索隱曰古麻者謂黃帝調麻以前有上元太初等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爲正惟黃帝殷周魯並建子爲正而秦人建亥漢初因之至元封七年始仍用周正索隱此言本之晉書董巴麻議巴曰湯作殷麻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用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按巴所言乃麻初非歲首也而索隱則誤解巴語以爲殷

亦建子蓋古人於歲首則有建子建丑建寅之別謂之三統而
厯初則非子卽寅故或卽用歲首爲厯初如黃帝及周之用子
顓頊及夏之用寅是也或厯初不同於歲首如殷是也唐書一
行日度議曰顓帝厯上元正月辰初合朔皆直良維之首殷厯
更以十一月冬至爲上元此治厯也三統並用此明時也是則
厯初歲首分而言之了然可曉者曹魏明帝時欲改地正楊偉
議曰漢太初厯以寅月爲歲首以子月爲厯初今改正朔宜以
丑月爲歲首子月爲厯初是又董巴之言所自出也蓋三統之
中可用丑者以其爲分辰之所經所謂斗振天而進則律始於
黃鐘日違天而退則度始於星紀斯丑之所以成統也若定厯
則必以奇數爲始以一陽則用子以四時之首則用寅而丑則

無所憑以爲部也是亦義之易曉者也索隱乃以厯初卽爲歲首則失矣漢初承秦用顓頊厯則用寅或曰用殷厯則是用子今索隱曰秦建亥而漢因之則又謬矣秦以亥爲歲首不能以亥爲厯初也

問 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及三十二歲卒則是孔子之六十二歲

而哀公之六年也是年孔子厄於陳蔡之間顏淵尙有問答或者卽以是年死然孔子尙在陳或曰已反於衛要之不在魯可知矣然則謂顏淵道死則孔子殮之其父何由請車爲槨如謂先歸於魯而死則顏路何由越國而請之子且門人厚葬又何且請之子孔子以哀公十一年返魯顏路何由越國而饋祥肉皆可疑也而更有異者伯魚以孔子十九歲生其卒也年五十

則是孔子之六十八歲返魯之歲而哀公之十一年也顏淵死於五年之前而曰鯉也死何與王肅謂史記所紀弟子之年世遠難信是已而又以鯉也死爲虛設之詞得無謬乎是不可解也先生旁搜遠覽必有以釋後人之疑

答孔門弟子之年史記家語互有不同則王肅以爲世遠難信

者是也如梁鱸在史記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則曰三十九歲季羔在史記少三十歲家語則曰四十歲言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家語則曰三十五歲樊須在史記少三十六歲家語則曰四十六歲子賤在史記少三十九歲家語則曰四十九歲今本家語無九字大抵二三四之間多誤蓋古人四字亦用重畫故與一三易混家語後出或疑其非古本多依史記然終亦難定

其孰是也故愚疑顏子少孔子四十歲則於鯉也死之言合孔子七十三歲而卒或云七十四或云七十二然則顏淵之死亦與兩楹之夢不遠至王肅以爲虛設之詞則其謬了然易見也

問

向意顏淵之死後於伯魚而先於子路故子貢曰昔者夫子於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如先生之言則似又後於子路也顏淵死孔子及食其祥肉則似非卽夫子卒之年

答

子路卒於孔子七十一歲若以顏子少孔子四十歲計之誠後一年公羊傳於獲麟之年牽連書喪予祝予之慟亦先顏而後仲此不過偶然參錯然要之二子之死相去不遠至孔子以四月己丑卒卽謂七十二亦何必不及見顏淵之祥祭也況安知其非七十三也

問 甯武子爲莊子嗣莊子之卒在成公時則武子未嘗仕於文公之世而朱子爲邦有道屬文公閻百詩陸稼書引左傳謂其時列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如欒武子將中軍而黶如魯乞師鍼爲車右范文子佐中軍而句爲公族大夫韓獻子將下軍而無忌爲公族大夫季武子爲司徒而公鉏爲左宰則必武子當文公之世已爲大夫乃毛西河又詆之必欲以朱子爲非幸決之

答 朱子謂武子之仕當文公成公之間原非謂武子之爲卿在文公時春秋世卿之子當其父在而有見者不止于百詩所引也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而且居有功陳文子當崔杼時其子無宇已使楚孟獻子當國速已帥師禦齊魏獻子滅羊舌氏用

其子戍宋華氏南里之亂正以父子兄弟同朝不睦孟懿子晚年洩將右師凡如此者不可以更僕數也唯是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優游朝宇未嘗不可要之此等無關大義西河志在攻朱子必從而爲之辭以騰頰舌此又可以不必詰也

問史記世家謂孔子自大司空爲大司寇攝行相事考之周制司寇乃司空之兼官而司徒卽相也故符子曰孔子爲司徒但魯司空爲孟孫司徒爲季孫孔子何由而代之故或云孔子不過爲小司寇耳不過爲夾谷之相耳原未嘗爲卿原未嘗攝相事史公據傳聞而誤紀之有諸

答史公紀事之失固多獨此一節未可遽非言孔子但當以小

司寇仕魯者始於崔靈恩至以夾谷之相當是攝相則係近人毛竒齡之言然皆未詳於春秋之事也春秋諸侯之國並不止三卿宋之六卿尙可曰二王之後也晉之六卿尙可曰二軍各有副也至於鄭之細亦備六卿雖魯亦是故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雖以後不見於傳然要之非三卿可定矣且季氏世爲上卿而武子之嗣爲上卿在孟獻子旣卒之後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老也然則季文子卒獻子實爲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旣卒平子嗣卿而叔孫昭子以三命爲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己上是昭子實爲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然則三桓序次亦非一定而不移者且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爲卿者前有臧氏東門氏

凡五卿自仲嬰齊卒而東門氏失卿武仲出奔而臧氏失卿然
而又有叔氏爲卿則四卿唯是力能分公室者則祇三桓是其
中之差別耳蓋卿不止於三而軍止於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
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而三桓之外無卿則誤矣若春秋之
相亦復何嘗之有齊有天子之守國高而管仲以仲父當國晉
之枋國者乃中軍而陽處父以太傅易諸帥宋則以左右二師
長六官楚則令尹之外有莫敖是亦幾幾乎如後世三省二府
之制不以一人限之者故卽以魯言歷相四君者季文子而僖
公時則臧文仲文公時則東門襄仲宣公時則臧宣叔成公時
則孟獻子皆與文子同掌國政然則他國之別立官制者固不
必言而魯亦非專以司徒一人行相事也至於夾谷之相則正

孔子爲卿之證春秋時所重者莫如相凡得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是以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文公三年如晉則叔孫莊叔相十三年如晉則季文子相成公四年如晉亦季文子相九年會於蒲亦季文子相十年朝王則孟獻子相襄公四年朝晉亦孟獻子相十年會伐鄭則季武子相二十八年如楚則叔孫穆子相昭公七年如楚則孟僖子相哀十七年會於蒙則孟武伯相皆卿也魯之卿非公室不得任而是時以陽虎諸人之亂孔子遂由庶姓當國夾谷之會三家方拱手以聽孔子儼然得充其選當時齊方欲使魯以甲車三百乘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爲相其有不招責言者乎是破格而用之者也且使孔子不得當國而乃隳三都張公室是乃小臣而妄

豫大事有乖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訓又必非聖人之所出也蓋必拘牽成說而不博考夫遺文則大司空與相固當爲三家之所據而司寇又當爲臧氏之世掌者孔子將無一官可居不亦昧與

問 侯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爲下朱子以解季孟之間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又何必曰季孟之間先生謂春秋列卿次序亦有不拘成格者請明示之

答 是本孔注之說但考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

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間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爲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

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間之說也

問

然則淳于髡謂孟子居三卿之中蔡氏卽以司徒三卿解之是耶否耶七國時似無此三卿也

答

豈特七國時無三卿十二諸侯時亦多改易如宋以二王後有六卿而別置左師右師等官參之晉則六軍置帥與佐卽以爲卿楚則令尹莫敖司馬而太宰反屬散寮鄭衛亦不用周制以齊言之國高之官無明文及崔慶則以右相左相當國何況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唯魏曾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証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

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若蔡氏之言非也

問孔子不答問陳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而史記系之哀公六年計自去衛之後卽如陳已而如蔡已而如葉已而自葉反蔡復在陳始有是厄則與論語不合信史記固不如信論語也然以陳蔡追隨之弟子考之游夏之年皆尙未踰十五則以爲遂在去衛之年亦難從矣先生何以定之

答是在前輩宿儒皆不能定也推排諸子之年似當在哀公六年或者本別爲一章而其章首有脫文失去子字亦未可必所當闕之

問陳蔡以兵圍子朱子疑以陳蔡方服於楚豈有昭王欲用之而陳蔡敢出此者故定以爲哀公二年去衛之時仁山則以爲

蔡已兩屬於吳陳亦非竟臣楚者或有之或曰絕糧在先以兵圍之又一事也其言誰是

答

朱子是而仁山非也當時楚正與陳睦而蔡則已全屬吳遷於州來與陳遠是所謂如蔡者非新遷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也蔡已非國安得有大夫乎且陳事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故楚大興師以救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卽如所云陳蔡大夫圍之使子貢如楚以兵迎始得免是時楚昭在陳何必使子貢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終不得一見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子而去則皆

情理之必無者

古史謂孔子嘗見楚昭亦無據

且楚昭旋卒於陳則孔子又嘗

入楚乎故朱子之疑之是也惟是朱子以爲在哀公二年則於游夏之年皆不合故其事似當在六年孔安國注以爲陳人被兵絕糧則於情爲近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蓋史記之妄也然安國被兵絕糧之說則是而以爲自宋適陳卽遭此厄則先於哀公二年是又誤矣蓋哀元年吳亦伐陳故安國因之而誤也總之當厄應在六年史記之時之可信者也絕糧則以陳之被兵孔注之事之可信者也叅伍求之而其所不可信者置之

可矣

若謂絕糧是一次以兵圍又一次則尤屬謬語不足詰

問 齊桓晉文正譎之案已經夫子論定矣而先生謂桓文事亦

宜有各爲剖析者乞示之

答

聖人去春秋時近所見聞必詳不僅如今日所據止區區三傳也若但以區區三傳則齊桓極有可貶不當以聖人之言遂謂高于晉文此亦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王子頹之亂衛人助逆王室大擾桓公已圖霸前後一十二年讓鄭厲公之討賊納王坐視而不之問又八年天子特賜桓公命請以伐衛桓公乃不得已以兵伐之衛人敢於抗師而桓公不校竟受賂而還曾是一匡天下之方伯而出此以視晉文之甫經得國卽討太叔豈不有光於齊十倍故嘗謂齊桓攘楚之功自純門救鄭始親魯之功自落姑始而于是存三亡國首止定世子甯母之拒鄭子華葵邱之會謝賜胙則守禮讀載書則束牲浸浸乎賢方伯矣聖人之許之或自其中葉以後否則別有所據要之其初年

未可恕也若晉文之才高於齊桓特以暮年返國心迫桑榆又適當楚勢鴟張中原崩潰之日齊桓一死而其子已屢遭楚侮非急有以攘之不可故多方設機械以創之以爲譎誠所難辭而又不久而薨不若齊桓之長年其志未申若使多享遐算其從容糾合示大信於諸侯亦必有可觀者至于請隧召王固是兩大過然正見霸者本色要之晉文之功在討賊齊桓之功在九合不以兵車皆其最大節目至於正譎之間則不過彼善於此

問 固天縱之吾丈句讀甚新但果何出幸詳示其所自

答

此本漢應仲遠風俗通亡友史雪汀最賞其說蓋多能本不足言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太宰不足以知聖故有此言子貢

則本末並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也則將字又字俱圓融此突過前人者

問竹垞據漢隸分門人弟子而爲二近日李穆堂侍郎本之而吾丈不以爲然願聞其說

答東漢泰山都尉孔佃碑陰既有弟子復有門生歐陽充公以爲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也考後漢書賈逵傳顯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元傳諸門生相與誤所答弟子問作鄭志則門生之於弟子確然不同但據楊士勛穀梁疏曰門生同門後生則是一堂之中不過年數輩行畧有區別所稱弟子云者如後世三舍之有齋長而非如充公所云也至經傳所云門人則禮記鄭注以爲卽弟子而竹垞誤引充公之語欲

以為門生之受業于弟子者愚質之檀弓家語以及史記漢書更無一合即以論孟言之已多傳會鼓瑟之不敬疾病之為臣

安見其為子路弟子也厚葬之請安見其為顏子弟子也一貫

之問安見其為曾子弟子也治任之入揖安見其為子貢弟子

也以上數條注疏中亦間有如此者不足信祇問交之門人可言子夏弟子但果爾

則門人正弟子也何也是章非對孔子而言也家語七十弟子

中有懸亶祀典疑為鄆單之訛而闕之今乃據唐廣韻注以為

是門人也置之私淑之列不亦妄乎蓋惟充公之說本難盡信

故劉孝標世說注服虔欲治春秋聞崔烈方集門生講傳乃匿

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臧榮緒晉史王褒門人為縣所役褒謂

令曰為門生來送別是門人可與門生互稱之證也門人即弟

子則門生亦非私淑可以了然而穀梁疏之言信矣竹垞一時之失未可宗也

問

坵制在賈公彥儀禮疏中不甚了了邢叔明爾雅疏差爲得之而終未能剖晰詳審願質之函丈

答

坵本有三爾雅垝謂之坵古文作禡是乃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至許叔重以爲屏墻則又是一坵其累土以度物者又是一坵而累土度物之坵又有三有兩楹之間之坵卽明堂位所云反坵出尊及論語之反坵也蓋兩君之好用之度爵者鄉飲酒禮尊在房戶間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爲好則必於兩楹之間而特置坵以反之有堂下之坵乃明堂所云崇坵也蓋用之度圭者何以知度圭之坵在堂下覲禮侯氏入門奠

圭則在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稍崇之有房中之坳卽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坳康成謂士卑不得作閣但於房中爲坳以度食也然則同一累土之坳而度爵度圭尊者用之度食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累土度物者皆得曰坳是也堂隅之坳亦有二士虞禮苴茅之制僎於西坳士冠禮執冠者待於西坳南蓋近於奧者故謂之西坳旣夕記設楸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坳是近於窆者則東坳也至屏牆之坳亦曰反坳而其義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坳是也是乃以外向爲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墻之例是正所謂屏墻也蓋反坳與出尊相連是反爵反坳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墻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

語之反坫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坫之反爲爵之反則又不然蓋反坫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以郊特牲之反坫強并於論語之反坫也賈氏不知坫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坫亦有三者而漫以爲累土之坫爲專在廟中則既謬矣又誤以豐爲坫不知豐用木坫用土豐形如豆故字從豆坫以土故字從土不可合而爲一也至周書旣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室則反坫者亦屏墻也再考廣韻則葬埋之禮不備而攢塗權厝亦謂之坫是又在諸經之外者蓋亦取於累土之意

問

令尹子文陳文子事皆不見左傳故先生以爲傳聞之詞但子文之仕與已畢竟當有可考又謂子文自可以言忠而文子

并不可以言清此其中必有至理非僅考據而已願聞其說

答

三仕三已當時又多以爲孫叔敖事一見於史記孫叔敖傳再見於鄒陽傳而子文事亦見國語故知其爲傳聞之難信者然孫叔實一爲令尹而已而子文亦未嘗三爲令尹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爲呂臣繼之子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以言忠然則子文爲令尹者再其初以讓入其後卒於位原無所謂罷黜也乃必欲求合於三仕之

說因謂子玉爲呂臣子上之間子文或會以太宰執政而代其
缺不知楚之執政令尹而下唯司馬又有莫敖其下則左尹右
尹左右司馬而太宰尙亞之非執政子文並未罷黜不至降爲
太宰仁山何所據而定之且春秋之世國老致政仍得與聞大
事如知罃之稟韓厥子產之奉子皮葉公之退居於葉亦然然
則子文不爲令尹其班資更在令尹之上故圍宋之役子文先
治兵而後子玉再治兵其證也仁山在宋儒中考古最精而於
此事則失之要之子文治楚其功最大楚之功臣莫能先之惟
誤用子玉是一失着及再起時左傳雖不載其事然時值晉霸
之衰楚勢甚盛蓋亦多出其力特不知大義故不可以爲仁而
於楚則自是宗臣也至若陳文子之本末則大不可問崔杼弑

君文子實早知之見於左傳是時崔慶雖強然文子亦甚爲莊
公所用父子皆被任使而文子陰陽其間與聞弑逆之謀絕無
一言坐待禍作無論其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卽有之而不久遽
返仍比肩崔慶之聞覲其亡而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此父子
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而戒以慎守何清之有是又絕不可與
遠伯玉之出近關者同語也蓋陳之大也成於桓子而肇基者
文子熟看左氏踪跡自見誅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而聖人第就
子張所問而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若論世者又不
可以爲其所欺也

問
中牟之地見於左傳見於論語見於史記漢志水經而卒無
定在乞示之

答

中牟有二其一爲晉之中牟三卿未分晉時已屬趙其一爲鄭之中牟三卿旣分晉後鄭附於韓當屬韓臣瓚以爲屬魏者非也左傳所云中牟晉之中牟也卽史記趙氏所都也漢志所云中牟則鄭之中牟也而班氏誤以趙都當之故臣瓚詰其非以爲趙都當在潞水之上杜預亦以滎陽之中牟回遠非趙都其說本了然道元強護班志謂魏徙大梁趙之南界至於浮水無妨兼有鄭之中牟不知終七國之世趙地不至滎陽而獻子定都時魏人未徙大梁則其說之妄不待深究且鄭之中牟並不與浮水接其謬甚矣惟是臣瓚以爲趙之中牟當在潞水之上則孔穎達亦闕之以爲不知何所案據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而終不能明指其地張守節則以湯陰之牟山當之按左傳

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睥據邑以叛之時則晉之中牟與衛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陰縣有中牟山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之所重在晉陽而都在中牟則其險亦可知不知何以自是而後中牟之名絕不見于史傳鄭之中牟至漢始得名其前乎此絕不聞有中牟之名班志不審而誤綴之酈注亦強主之僕校水經渠水篇始畧爲疏證而得之

趙氏分國其險固自在晉陽而富盛則數邯鄲至於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卽中牟是要地也須知古人定都之所必非草草也

管子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嘗考此三邑者皆狄人所以窺中夏之路是時狄患方殷故桓公築此三邑以爲扞城晉衛二國皆以此禦狄也

三卿分晉魏得鄴全有障水之險故其後趙以中牟子魏易其浮水之地取其地界相連也國策樓緩以中牟反入梁史記趙悼襄王元年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則又嘗歸趙及末年魏人以鄴予趙中牟之復歸于趙不待言矣

問

謝文節公疊山謂武王之立祿父仍使之爲殷王蓋有商畿內之地與周並立而命三叔以監之其位號如故也斯興滅繼絕之心故伯夷雖采薇西山見周之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怨而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武庚旣死始降王而爲公以封微

子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壘山自言此說得之韓澗泉之論語解其說甚新未知如何

答是說也穆堂閣學最賞之以爲足徵千古之謬然愚未敢以爲然澗泉之書今不傳若壘山之取之則固有爲言之不必深校其事之果然與否也民無二王使武王果不欲絕殷命何不立微子而已仍以西伯事之乎向亦嘗以是言正之閣學以爲此等皆新說不可解經也

問鄭東谷謂孔子教孟孫以無違謂無違僖子之命而學禮也斯近世毛西河之說所自出疑亦可從

答朱子之說自屬是時凡爲大夫者之明戒其義該備東谷之說亦可從但校狹耳

問 鄭東谷曰塞門反坫必桓公以管仲有大功而賜以邦君之禮舉國之人皆以爲仲所當得而仲亦晏然受之所以特名其器之小不然仲方以禮信正桓公豈自爲是乎

答 東谷之言甚工然亦未必伯者君臣大抵守禮於外犯禮於內桓公受胙不以王止其拜而必下拜禮也庭燎之事則居然行之矣管仲辭王上卿之燕禮也塞門等事則居然行之矣果守禮則雖君強賜之亦不受也

問 水火吾見蹈而死未見蹈仁而死東谷以爲畏仁甚於畏水火如何

答 集注之說自民非水火不生活來東谷之說自避水火來東谷似直捷然集注不欲薄待斯民則勝矣蓋古注馬融之說集

注所本王弼之說東谷所本

問 微子去之東谷以爲去而之其國也是否

答 微子先抱祭器歸周之說自妄東谷說是也其後武王克殷微子來見復其位亦卽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徐闇公不知復位之卽爲復其微國故疑以爲微子若與武庚同在故都安得武庚反時絕無異同之迹而因以爲未嘗有來歸復位之事則又非也微在東平之壽張春秋時屬魯所謂郟也水經載有微子之冢微子兄弟終身不稱宋公而微子反葬於其先王所封之地其忠盛矣

問 冉子爲子華之母請粟或以爲伯牛蓋以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此其證也然否

答
是屈翁山之言也所引尸子雖佳然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以爲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爲伯牛也論語稱子者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校之終未必是伯牛也

問

王厚齋云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鈕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卽斯人與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過匡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強名無足怪也先主昨數七十二弟子卒於夫子之前者何以不及顏高是必有說

答

厚齋先生考古最覈獨是條稍不審按孔門之顏高少孔子

五十歲見於家語然則生於定公之八年陽州之役蓋別是一
顏高也獨是史記家語之年亦多不可信者亞聖與伯魚之死
其年至今莫能定况其餘乎若以少孔子五十歲計之過匡之
歲定公之十四年也顏高亦止七歲耳凡此皆無從審正矣惟
是不問其生之年但以其死定八年斃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
能御孔子以過匡是則厚齋之踈也已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七終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八

學海堂

經史問答

鄞全庶常祖望著

大學中庸孟子答盧鎬問

問其次致曲謂善端發見之偏者先儒謂至誠所發亦只是曲但無待於致耳其說然否

答

此朱子之說也而寔未合至誠未嘗無所致但所致者非曲蓋至誠得天最厚未發則渾然天命之中中豈可以謂之曲已發則油然率性之和和豈可以謂之曲故至誠雖未嘗廢人事而致中也非致曲也致和也非致曲也其次未能合乎中和之全量則必用功於所發以溯其所存故其中之所存既有偏而其和之所發亦有偏則謂之曲若至誠之所發可以謂之端不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可以謂之曲朱子遂以曲字當端字是未定之說也觀其章句曰善端發見之偏則亦不竟以端目之矣故愚謂致曲者卽其次之所以致和也蓋致中之功難以遽施則必先致和然必先致曲而後能致和致和而漸進於致中斯其次復性之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

問 七十二家格物之說合末學窮老絕氣不能盡舉其異同至於以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此說最明了蓋物有本末先其本則不逐其末後其末則亦不遺其末可謂盡善之說而陸清獻公非之何也

答 以其爲王心齋之說也心齋非朱學故言朱學者詆之心齋是說乃其自得之言蓋心齋不甚攷古也而不知元儒黎立武

早言之黎之學私淑於謝良齋謝與朱子同時而其學出於郭
兼山則是亦程門之緒言也朱子或問雖未嘗直指爲物有本
末之物然其曰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
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
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外而至於人遠而
至於物極其大則天地古今之變盡於小則一塵一息是卽所
謂身以內之物曰心曰意曰知身以外之物曰家曰國曰天下
也蓋語物而返身至於心意知卽身而推至於家國天下更何
一物之遺者而况先格其本後格其末則自無馳心荒遠與夫
一切玩物喪志之病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其義已
交相發而但以一物不知爲恥者適成其爲陶宏景之說也故

心齋論學未必皆醇而其言格物則最不可易蕺山先生亦主之清獻之不以為然特門戶之見耳總之格物之學論語皆詳之即以讀詩言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格物之學在身心者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格物之學及於家國天下者事父事君格物之大者多識於鳥獸草木格物之小者夫程子謂一草一木亦所當格後儒議之而陽明以格竹子七日致病矣然不知多識亦聖人之教也蓋聖人又嘗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矣又曰不知為不知矣程子亦嘗有曰不必盡窮天下之物矣叅而觀之則草木鳥獸之畱心正非屑屑於無物之不知而如陽明所云也是則格物之說可互觀而不碍也

問

禮云昭穆以序長幼則是序昭穆時已序齒矣蓋昭與昭齒

未有不序及羣昭之長幼而溷列之者穆與穆齒未有不序及羣穆之長幼而溷列之者然則又何以更待燕毛也蔡文成謂序昭穆時必亦序爵其說雖於禮無所徵然容有之蓋序昭穆而又序爵則又不能盡序齒者故直至燕毛而後得序之然否

答

善哉問也序昭穆則卽序齒而其中義例尙多故不能純乎

序齒文成於三禮之學未深故語焉而不詳蓋序昭穆非漫取昭穆而序之必先序宗法假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俱屬焉諸國之子孫雖有長於魯者弗敢先也其何以序齒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爲一列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疎之殺是也其何以序

齒兼以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則畿內之公卿大夫士序於五服公侯伯子男之上是宰周公雖係周公之支屬而反序於魯君之上其何以序齒是皆文成所未及也然則序昭穆之中其條目極多故必別有序齒之法向來無人理會及此

問西河謂燕毛亦兼異姓殊爲異聞然否

答是妄言也蓋誤讀祭統而爲此說祭統尸飲五而後君以瑤爵獻卿尸飲七而後君以玉爵獻大夫尸飲九而後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是乃九獻時賜爵之禮注疏家謂本主序爵爵同則序齒是固兼有異姓然所及止於內諸侯而外諸侯不與焉由是加爵既畢則行旅酬外諸侯亦豫矣然而皆兼有異姓則總之非燕私之禮也直至既徹而後異姓之賓退則

歸之俎同姓則燕其說明見楚茨之詩

問 朱子謂序齒之中擇一人爲上座不與眾齒然否

答 朱子之學極博其說必有所出今攷之不得是必齒最長而德與爵又最尊者前惟召公畢公後惟衛之武公足以當之不然恐亦不過依齒爲序而已

問 天下國家可均謝石林觀察之說甚佳然則朱子竟以平治二字詰之得無過與

答 均字亦只得詰爲平治要之平治自有分際管仲之分四鄉頒軍令是用強國子產之正封洫定廬井是用弱國俱說不到時雍於變地位故但曰可均朱子亦未嘗說到平治極處

問 身有所忿懷諸語吳季子薛敬軒之說先生皆以爲未盡願

詳示一通以入講錄

答
是章乃誠意以後觀心之功而諸儒言之皆淺謂有所忿懣則必有不當怒而怒者有所恐懼則必有不必要而畏者薛敬軒亦云然夫不遷怒亦是難事然進而上之則雖所當怒而疾之已甚雖所當畏而過有戒心便是不得其正必須補此一層於義始完吳季子之說更粗其謂好樂不得其正如好貨好色樂驕樂樂佚游憂患不得其正如憂貧患得患失此豈是誠意以後節目蓋本屬可好可樂之事而嗜之過專則溺本屬當憂當懼之事而慮之太深則困如此方是官街上錯路也

問

大學楚書本無專指故康成注引春秋外傳楚語王孫圉事復引新序昭奚恤事以並証之朱子但指楚語必有意而方朴

山以爲非未知誰是

答

朱子之去取是也新序說苑並出劉向之手然最譎謬大抵道聽塗說移東就西其於時代人地俱所不考嘗謂古今稱善校書者莫如向然其實粗疏不足依據卽如此條明是蹈襲王孫圉之事而稍改其面目然又舛錯四出夫昭奚恤乃春秋以後人以國策史記考之大抵當楚宣王時而是條所指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則昭王時人若司馬子反則共王時人至大宗子敖則其人從無所見乃昭奚恤皆與之同班列其妄甚矣况昭氏出於昭王今乃得與昭王之祖共王之臣比肩是則真妄人所造也又叅之章懷後漢李膺傳注所引大宗作太宰子敖作子方而大宰子方在春秋之世亦無其人及觀李固傳所上疏

曰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爲之罷兵則又笑曰劉向以王孫圉之事移之昭奚恤而此又以昭奚恤之事還之王孫圉眞所謂展轉傳譌者試令攻朱子之徒博考而平心以質之將何說以處此新序說苑之誤不可勝詰其顯然者晉文公與欒武子同時晉平公與舅犯同時晉靈公與荀息同時介之推與孔子同時楚共王與申侯同時楚屈建與石乞同時而樂王鮒亦與葉公同時又甚者以城濮之師屬之楚平王乃攻朱子者欲奉此以爲異聞疏矣

問

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注文子司馬子期之子而不見於內傳不知卽淮南所云魯陽文子否所謂梁者何地

答

是時有三梁曰少梁曰大梁皆非楚地曰南梁則惠王之所

與也內傳所謂襲梁及霍卽其地也酈道元曰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爲南梁蓋周之南楚之北也其地尚有魯公陂魯公水又謂之陽人聚春遷東周君之地然則本周地是時已入楚但淮南所稱魯陽文子與韓戰麾戈挽日是時安得有韓諸子故多誕妄不足信也子期之子見于內傳者二曰寬曰平

問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朱子謂義無氣則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朱子謂氣無義則餒呂忠公大愚不然其說而朱子力闢之然考之程子則無是餒也便是氣無義以爲配則餒故必有事於集義是卽忠公之說也何以朱子不從也如程呂則上下文本一氣如朱子則是兩扇義無氣則餒是別有養氣之功氣無義則餒是雖善養而仍須集義得無失之支乎願求

明教

答

程呂之言是也自有生之初而言氣本義之所融結而成渾然一物並無事於言配也有生之後不能無害則義漸與氣漓而爲二故必有事於義使之與氣相配是以人合天之說也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氤氳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襲而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慊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本自了然不知朱子何以別爲一說以爲必別有養氣之功而後能配義不然則氣餒又必有集義之功而後能養氣不然則氣餒是萬不可通者也故三原

王端毅公石渠意見非之梨洲先生亦非之

問

孔子之拜陽虎孟子援大夫有賜於士之文釋之朱子謂陽虎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先儒疑焉或謂陽虎當時枋政雖陪臣而儼以大夫自居聖人亦遜以應之夫歌雍反坫臺門旅樹在當時之僭妄固不足怪况陽虎當逆節未萌時已欲以輿璠葬季孫不顧改玉之嫌則其枋國亦又何所忌憚但陽虎卽以此來要之聖人必無詘身避禍如陳仲弓之於張讓者非天子無所稽首孟武伯且知之豈孔子而反有愧焉或以周禮除上大夫卽正卿外尙有小司徒小司馬諸大夫而左氏有邑大夫家大夫屬大夫論語有臣大夫西河毛氏之說以曲解陽虎之可稱大夫然小宰以下諸官乃副貳而非家臣又皆以公族居

之如臧孫氏施氏子服氏之流若家大夫邑大夫輩則雖冒大夫之名而實則士故必冠之曰家曰邑又安得援大夫之例以臨士而士亦竟俛首以大夫之禮答之者敢問所安

答

前說本漳浦蔡氏後說本蕭山毛氏皆非也嘗考小戴禮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尙何事瞰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爲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并寃陽虎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尙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爲甚乃至汝漢淮泗之水道

亦誤舉之則此節禮文或隨舉而偶遺所以有失要之孔子所行者是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若孟子下文謂陽貨先焉得不見亦未能發明孔子之意蓋使陽貨以大夫之禮來雖先不見也孟子才高於此等不無疏畧耳曾記明徐伯魯禮記集註中微及此意而未盡愚故爲之暢其說

問周公弟也管叔兄也邠卿謂周公以管叔爲弟管叔以周公爲兄而朱子更之如邠卿則似於孟子之文不順但先生曰周公自是文王第四子請言其詳

答太史公以周公爲行在第四是管叔之弟賈逵以爲行在第七則并是蔡霍二叔之弟邠卿以爲行在第三則是管叔之兄賈逵所據蓋左傳富辰所次文昭之序但富辰之言似是錯舉

非有先後如謂實有先後則畢公在十亂之中毛叔亦奉牧野
明水之役而均少於康叔聃季萬不可信况如富辰之序是蔡
邠霍皆周公兄臯鼫之盟魯衛均在但聞蔡爭長於衛何以不
聞爭長於魯是又了然者也然則賈逵之說不問而知其非若
史公之與邠卿諒必各有所據然史公與孟子合朱子所以從
之而荀子亦以管叔爲兄則邠卿恐非矣

問 漢人古今人表以顏濁鄒爲顏涿聚而孫疏以顏讎由爲顏
濁鄒其說誰是

答

濁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
實無所爲不合也孔叢子言讎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
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于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

有證是讐由卽濁鄒孫疏之言是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讐由則讐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墻固其宜也至涿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讐由無豫矣涿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犁邱之役然則顏涿聚者顏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以字音更不足信

問梨洲黃氏謂夷羿篡逆之罪滔天何暇屑屑校其師弟之罪况有窮死於寒浞非逢蒙也蓋古司射之官多名羿逢蒙所殺別是一人非夷羿然否

答孟子不過就所傳聞論之不必及其篡弑也古司射之官多名羿誠有此說然謂有窮死於寒浞以是知其非逢蒙則又不

然王逸注楚辭曰羿田將歸寒浞使逢蒙射殺之非明證與左傳曰寒浞使家眾蓋亦指逢蒙也况後世如王莽司馬昭劉裕之徒豈必手自操刃者此等皆所謂無關大義不足深攷者黃氏之學極博是言蓋本之吳斗南然亦有好爲立異之失不可不知也

問 孟子弟子宋政和中以程振之請贈爵一十八人皆本趙注孫疏乃滕更明有在門之文卽趙注亦曰學於孟子而祀典遺之朱子僅取一十三人又去其五願聞其說

答 樂正子萬章公孫丑孟仲子陳臻充虞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邱蒙屋廬子桃應趙注孫疏朱注所同也季孫子叔高子趙注孫疏所同而朱注不以爲然浩生不害益成括本不見於

趙注但見於孫疏而朱注亦不以爲然朱注之去取是也季孫子叔本非是時人以爲季孫聞孟子之辭萬鍾而異之子叔亦從而疑之趙注之謬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相傳明世中曾經罷祀而今孟廟仍列之殆沿而未正與以高子爲弟子蓋以山徑茅塞之語似乎師戒其弟故以爲學他術而不終然小弁之言孟子稱之爲叟則非弟子矣經典序錄有高行子乃子夏之弟子厚齋王氏謂卽高子則亦恐非弟子矣告子名不害趙注以爲嘗學於孟子者若浩生不害則趙注本曰齊人未嘗以爲告子孫疏疑以爲告子而浩生其字不害其名夫浩生不害固非告子卽告子亦恐非孟氏弟子孫疏特漫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爲一是則謬之尤者至盆成括則在孫疏亦但言其欲學

於孟子非質言其爲及門也元吳萊作孟氏弟子列傳一十九人則似仍政和祀典之目而增之以滕更其增之可也仍列子五人者則泥古之過也今孟廟且以子叔爲子叔疑則是據朱注而增趙注又謬中之謬也

問然則先生以告子爲公孫龍子之師者何據

答是東萊先生之說而厚齋引入漢書藝文志疏證者也蓋以其白羽白雪白玉白人白馬之問答也孟子殆以其矛刺其盾也

問告子名不害見趙注厚齋又曰告子名勝誰是

答告子名不害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問事親從兄之道孟子以括仁義知禮樂五德朱子於禮則曰節之密於樂則曰樂之深似原未嘗以制作之禮樂言之故蔡文成公謂足蹈手舞不必泥在樂字說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先生以爲不然何也

答

蔡氏之說蓋求合乎朱子不知其不合於孟子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爲達孝曾子申之以上老老民興孝上長長民興弟爲平天下之大道有子申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爲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爲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十一
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河間獻王采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爲宗祀明堂所以教孝享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于執醬執爵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文成以爲舞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過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却不然豈必究其極而言之而後見孝弟之無所不包若夫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之中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是愚說足以包文成之說也文成之說未足以包愚說也况朱子亦未嘗謂禮樂祇就虛說也

問

先生之說令人豁然乃知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然非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其於禮樂之實總未能盡故事親如曾子孟子亦

祇曰可也然否

答

孝弟之量原未易造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終是本領不到其餘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值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爲殉不然者棄家蕉萃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尙多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尙待擬議况樂乎彼其繁寃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卽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常

履順而極其盛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值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恫不足以玷其麟趾騶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曾子固尙未造乎此

問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曾閔尙未足盡禮樂之實耶則三代以下竟無足語此者矣

答曾閔亦自是造得九分矣曾子以哲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大是不易到此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但校之聖人或尙少差耳

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

以爲南陽卽汶陽其說果何所據

答

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尙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尙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嘗與許嘗亦有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羸縣桓三年公會齊侯於羸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卽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來山又南流逕陽關卽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

之地又南逕博縣卽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逕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謹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郕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謹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卽南陽乎故慎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問爲諸侯憂朱子以爲附庸之君縣邑之長古注以爲列國諸

侯梨洲黃氏圭古注若據本文原不屬天子言則與上節之爲

諸侯度不同似當以朱子爲是

答

古注之說校勝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屢屢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欲殺其丈夫因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朱子以附庸之君言之則亦是列國諸侯之小者其義可互備也况春秋之晚雖魯亦困於征輸願降而與邾滕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愚故謂古注亦不甚異於朱子也

問

社稷變置之說邠卿但云毀社稷而更置之則非更其神也故朱子謂毀其壇壝而更置之則與國君之變置不同孫疏曰更立社稷之有功於民者其說異于本注梨洲黃氏主之當何

所從

答

當以孫疏爲是蓋古人之加罰于社稷有三等年不順成入蜡不通乃暫停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墮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家之于水旱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于是有恆雨恆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創于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其跋扈之氣責報于天文過于已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

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
溺職雖黜之非過矣然其所黜者乃配食之神而非其正神也
其正神則無從易也蓋先王所以設爲配食之禮非但爲報始
已也正以天神地示飛揚飄蕩昭格爲難必藉人鬼之素有功
于此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爲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莫不
有之社以勾龍稷以柱與棄是也故梨洲謂郊祀配天固是尊
其祖父而亦因其祖父之功德之大足以與天相通藉以達其
感孚昭格之忱此實有至理精意焉然則社稷不能止水旱又
何咎之辭但是可爲賢主道而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
暴巫焚尪縣子尙以爲不可况其進于此者故孫疏變置之說
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希聲以旱閉南嶽

廟事可為慢神之戒

問厚齋援唐人李陽冰之說以証朱注則似變置反以報社稷

者似非孟子所謂變置也其說如何

答厚齋所引陽冰之事得其半失其半按陽冰令縉雲大旱告

于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霑足

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于山顛以答神休此蓋因前

此焚廟之禱嫌其得罪于神而更新之不為罰而為報是亦變

通古禮而得之者厚齋于其未雨以前之事不序則不足以証

更置之罰矣陳后山曰句容有盜遷社稷而盜止是則足以証

朱注者

問漢人以禹易社之配宋人以契易稷之配豈亦因水旱而有

直耶其說安在

答
是則妄作也以禹配社猶可以契則謬矣商先公之有功水土者有冥然可以配社不可以配稷

問
左氏昭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蓋亦變置之意也而子產以爲非是其說與孟子異先生以爲若何

答
斬木其實是古禮卽變置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卽愚所謂未可輕言之意須知古人于此自有斟酌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蔑絕明祀自任者

問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其說誰是

答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蕢荷蓀楚狂晨門一流然諸人遇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乃伊尹之任一路上人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以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真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孑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

矣故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狗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
允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第生於七國之時所謂天子不
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帥民
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于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
也愚非敢學先儒之疑孟亦因都講之問欲持其論之平耳

問宰我不死於舒州之難先正辨之已悉野處洪文敏公據賢
於堯舜之語以爲當在孔子身後閻潛邱極稱之而吾丈以爲
不然何也

答謂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者蓋考呂覽說苑則
是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
子路似反過之史記誤以爲陳恆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

又以為闕止之訛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二士
句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
可有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不必恥則不必諱若
以賢於堯舜之語為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則野人之
言也孔子之卒高弟蓋多不在如閔子仲弓漆雕開皆絕不見
疑其已卒而三年治任入揖子貢則是子貢之年最長其長于
子貢而尚在者惟高柴以哀十七年尚見於蒙之會又冉有亦
尚仕季氏蓋皆以居官不在廬墓之列宰我於史記家語不載
其年雖未知其長於子貢與否然此後並無宰我出處踪跡則
先死又何疑要之此等事去古遠無足深者潛邱之言多見其

迂

孟子在宋或以爲辟公時吳禮部據孟子稱之爲王以爲康
王偃也康王之暴孟子何以肯見之故亦有以爲辟公者然恐
以禮部之言爲是

答 潜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慎靚王之三十年正康王改元
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
滕而已雖曾游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
然所以游宋則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
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
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餽也謂孟子在辟公時游宋蓋是鮑
彪其考古最疏畧

問 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引春秋後語証之所紀畧同吳禮

部曰孟子以爲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卽此事然如國策所云何以言責善况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不相接

答

章子見於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念其母爲父所殺埋于馬棧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是欲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爲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過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

子之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恫母之至不僅以
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其父生前
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竟許之而究
之矜其過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所不可得
雖所行未必盡合而直不失爲孝子如宋儒楊文靖公張宣公
言則其貶章子有太過者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則誠
如賢者所疑威王未嘗與秦交兵前此當秦之獻公正所謂六
國以戎狄擯秦之時其後則孝公方有事于攻魏故威王三十
六年之中無秦師齊秦之鬪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
是章子則恐其爲誤編于威王策中者卽不然亦是威王末年
問

京山先生解孟子謂陳侯周非其名按之史記誠然顧謂周

者忠也司城蓋因陳亡而殉者陳之忠臣也梨洲先生取其說是否

答 據史記則陳侯固不名周但左傳史記世本諸家所載諸侯之名異同亦多如左傳鄭子儀在史記則日子嬰左傳鄭僖公髡頑史記則曰憚而小司馬又曰髡原史記鄭武公掘突譙周曰突滑左傳宋景公欒史記則曰頭曼漢書古今人表曰兜欒史記宋王偃荀子作獻漢書律厯志魯諸公名尤多殊班氏以小字附于下蓋多出世本如此之類不可悉舉則安在陳侯名周不又各有所本可不必深考也至京山訓周爲忠歷証之商書太甲篇國風都人士篇小雅皇華篇左傳穀梁傳國語皆有之則以周爲忠正與下文觀所爲主相合未嘗不可但謂司城

是殉陳而死者不知何所見而言之愚未敢信也

問陶山陸氏埤雅亦新經宗派之一也聞其尙有爾雅新義又有禮象大抵當與埤雅出入否

答爾雅新義僕曾見之惜未鈔今旁求不可得矣禮象則未之見竹垞以爲卽是埤雅草稿陶山在荆公門下講經稍純然如埤雅卷首卽謂荆公得龍睛曾魯公得龍脊則大是妄語不知陶山何以有此也

問爾雅釋言律適述也郭注以爲敘述之辭而邢疏曰律管所以述氣則與郭注各是一說

答張南漪曰郭注是也律本是聿誤作律堯典曰若之曰注曰古與粵越通詩通駿有聲注以爲與聿同然則曰粵越聿適五

字皆發語詞郭注以爲敘述者是已邢疏謬詩曰嬪于京郭注引之亦作聿

問爾雅水自河出爲灑漢爲潛江爲沱汝爲潰淮爲潁見於尙書與詩而濟爲漑汶爲瀾洛爲波渦爲洵潁爲沙更無所見不知是何水邢疏漏畧不詳

答諸條皆見於水經不知邢疏何以不及但水經亦有不可盡信者卽諸書所言亦多不合河之爲灑當在雷夏而酈注兼以之解關中之雍則謬也若說文以灑爲汜水亦非也江之爲沱水經兼載孟州之沱荆州之沱顧宛谿曰孟州之沱乃湔江而湔爲蜀相開明所鑿酈注明言之非禹貢之沱矣或又欲以成都內外江當之則二水爲秦守李冰所導益非禹貢之沱矣唯

師古所指湖廣枝江之水支分而後入大江者可以當禹貢之
沱宛谿之說甚覈然則益州之沱未有考也漢爲潛卽水經之
涪水篇然亦尙有疑者詳見愚所說水經中淮爲許則許者實
水厓之通稱不知何以專歸之淮酈注以爲游水汝爲瀆卽漢

水

非河水篇
之漢水也

一名汾水毛傳誤以曲防解之然則雖其見于尙

書與詩者亦正未易了也而况其疏漏不詳者乎乃若濟之
爲澌則道元以爲定陶汜水汶之爲灑道元以爲岡縣闡亭之
洗水是亦以灑之合于闡而言之洛之爲波道元以爲門水潁
之爲沙道元以爲灑水唯濁之爲洵但引呂忱之詁而無其地
汜水洗水門水不知果否是爾雅所指與否若沙水則明是黃
蕩渠水之一支讀作蔡水非灑水也

問沙之讀蔡不但郭氏無注邢氏無疏而陸氏亦無音先生果何所出乎

答見許氏說文而水經注引之卽鴻溝也左傳所謂沙汭也北魏書有蔡水卽沙水胡梅磧引水經注亦通作蔡郭氏偶失之耳

問大山宮小山霍本連解作一句宋晁補之作二句竟對解之自是晁氏之謬否

答古人似原有二種讀法水經注第三十二卷泚水篇引開山圖濤山圍繞小山曰霍而第四十卷霍山下亦引爾雅曰大山宮小山曰霍斯郭氏之說也然第三十九卷廬江水篇又引爾雅大山曰宮則晁氏之說矣亦非無據也

問 論語蕭牆之內羅存齋爾雅翼以爲取蕭祭脂之蕭其說甚怪不知是否

答 存齋爾雅翼極精然是說則恐未然蓋蕭牆是屏牆舊人如鄭康成劉熙皆指朝之屏故以蕭字解蕭字亦有合于六書之旨若存齋則指爲廟之屏故以取蕭爲證謂援神怒以怵季孫則其說誕矣

問 爾雅釋草鈎芡據說文則是重名據正義則是二名不知誰是

答 說文鈎芡一名苦芡則是重名邢疏誤也

問 陶山存齋其於爾雅爲巨子近世浮山堂通雅以視二先生不知何如

答藥地不能審別偽書故所引多無稽且其通雅門例亦非接

二家之派者其於爾雅亦可干涉其山堂韻藻以類二書

谷籍文與英文各書其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爾雅雜草陰芙蓉文似景重台對五美似景二各不似

其其鑄鑄美山何似道所作一物其

目若其齋用許論之異對以取蕭其對蕭對轉以村

與泉以假與皆許博之異對以蕭字轉蕭字亦許合十六書

許齋爾雅異辭許從其鑄與恐未然若蕭與長風與同入

則不似其否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八終爾雅與以爲取蕭與誠之